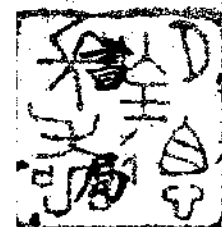


書  
函  
子

第  
四  
期

中國書學研究會編  
文信  
印行



# 目次



跋委元善舊藏漢簡·····	劉國鈞(一)
居延殘簡·····	盧前(二)
祝嘉書學史序·····	朱錦江(二)
書學史自序·····	于右任(四)
元明以來書法評傳選錄(續)·····	祝嘉(六)
筆法探微·····	龔秋稷(八)
述執筆法·····	徐謙道著(一四)
顏氏書學辨正·····	潘伯鷹(一八)
書法心理問題·····	蔣星煜(二〇)
孫虔禮書譜序註釋(續)·····	蕭孝嶸(二六)
書法源流考略·····	沈子善(二九)
書學之天才與工力·····	呂咸(三三)
說墨·····	李心莊(三五)
書學偶筆·····	朱錦江(三八)
	許世英(四六)

書林紀事	戴季陶(四七)
書學格言(續)	祝嘉(四八)
書苑鏤錦	游壽(五四)
小學書學教育之基礎	陳公哲(五八)
小學寫字範本之研究與編輯	沈子善(六一)
臨池三得	段平(六七)
跋靳仲雲藏明拓四種碑帖	王世鐘遺著(七〇)
跋石印晉王右軍樂毅論	靳志(七一)
王魯牛書急就章爲大公子霞吾跋	靳志(七二)
鄉賢書法真蹟紀所見各賦	王東培(七三)
論書絕句(續)	張宗祥(八〇)
答陳公哲先生蘭亭研究六問	劉光漢(八八)
書學問題解答	(九六)
中國書學論文索引(續)	(九八)
中國書學研究會通訊	(一一八)
通訊	(一三二)
書家逸事(補白)	
書學第三期勘誤表	
編後記	

自撰集卷之三

卷之三

宋哲宗皇帝

帝嘗於海濱

浮遊之間

至夜半

年五病起

春江欲

不之

水

破

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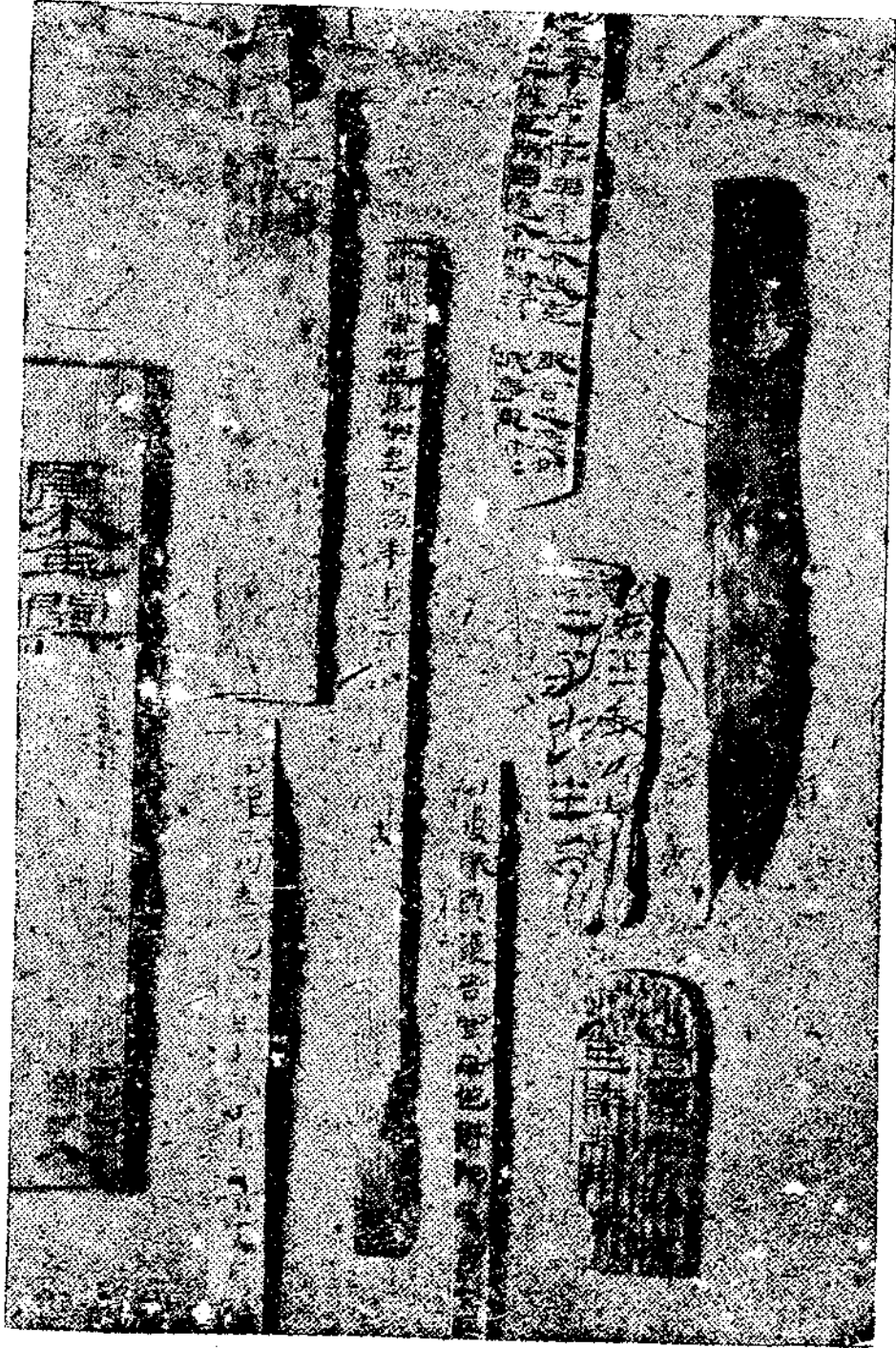
街

九

哭

起

古書州卷之三



# 跋裘元善舊藏漢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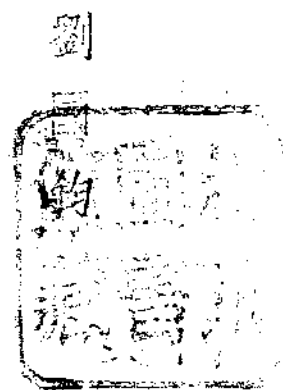
右漢簡。故北平歷史博物館館長裘君善元舊藏也。君嗜古好學。善鑑別。其子弟，嘗寓游西陲。得此諸簡以遺君。君什襲珍藏。不輕示人。以故知者頗尠。今春君病逝於陪都。教育部懼文物或散落。因商錫永衡聚賢兩君之介。購歸國有。以其爲西北舊物也。遂令國立西北圖書館保存之。簡凡三十。完好者十九簡。餘或斷爛殘破。字不盡可辨。其可辨者有征和、甘露、初元、元始、延壽等年號。蓋西京以後物也。字或作分隸。或作章草。多古樸可愛。沈君子善見而喜之。擇其尤清晰者攝影以行。而盧君翼野、朱君錦江。亦均參與釋文之役。付刊於書學雜誌。二千年之故物。得復顯於世。亦學術之光也。爰志其始末如此。若天考證闡發尙有待於來者。

三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劉國鈞識於陪都。

## 書家逸事

### 崔瑗有草賢之名

崔瑗善草書，王隱謂之草賢，此在草聖之前，而人罕知之。（見堅瓠集）



## 居延殘簡

盧前 朱錦江

漢元善葆藏居延漢簡凡三十櫃，惜完整者不多，考王一簡，字尤滂濶。惟「田渠官」，「居延甲渠候官」，「掘甲渠正月盡三月四時……」三櫃有關甲渠者，尙明晰。一曰「甘露二年十月盡三年九月吞遠食過關出入簿」則信符之屬。一曰「初元三年九月壬子朔辛巳令史充敢言之爰書 中殘一字丈惇書道帶時應令即射行候事塞……」則書札之屬。一曰「第九隊長孫猩不在署」，猶後世假牌之屬。而「肩水金關平利里呂尤等五人」，「與此來往者居延長樂里吳多年十三」，二簡照會之屬，「黃門門者段彭」，又名刺之屬。其有「日謹負謹居官毋也財物囑官令祿地」云者，疑爲露布通揭之屬。案諸簡雖斷爛，文字不可卒讀，然窺其情泰半用於防務者，鞏固邊圉，經籌戎事，於是乎見。蓋不獨供澄史籍取資書論而已。因劉君衡如得睹此二千年故物，而神州板蕩，血戰玄黃，六七八年於茲矣。甲申九月金陵盧前朱澂考釋，盧前復譜北套曲以題之。

【越調門鶴鷄】墜簡流沙。翫今閱古。漢地居延。唐天武庫。摩挲想見龍飛。愛好非徒考據。三甲渠。八分書。甲渠簡也有的章草傳神。可喜是過關食簿。甘露簡【紫花兒序】者王殘缺。考王簡幸得初元。王子留書。充爲令史。記載模糊。初元簡真除。吳姓多名樂里居。吳多簡孫猩離署。九隊分明。長管千夫。孫猩簡【天淨沙】更有箇黃門

宦者惟如。段彭兩字蕭疏。段彭簡財物要官免護。譚服簡水肩人五。住家平利之徒。肩水簡  
【尾】繫年有簡題甘露。恣意教後人北顧。須知道自古設關防。天山不可度。

### 書家逸事

#### 錢南園劉石菴之直聲

昆明錢南園澧，爲東魯監察時，詣內相邵南江曰：「家有事需錢十千，可借乎。」邵曰：「可。若何事需此，盍告我。」錢曰：「子毋問，三日內自明矣。」越三日，錢上章劾東撫國泰。時國泰聲勢赫奕，舉朝大震。高宗命和坤赴魯鞠訊，錢又奏請簡直臣，高宗有難色，目羣臣，百官戰栗，高宗俯首不語者久之，急曰：「有劉某在，朕何慮爲。」遂勅劉石菴備偕和坤往，并諭錢同訊。方獄時，國泰起立冒錢曰：「若何物取劾我。」石菴怒曰：「御史奉詔治汝，汝敢冒天使耶。」命隸披頰。和坤曰：「請顧全其體面。」石菴哂之，大呼打打，坤默然，不敢庇。國泰懼而伏供不諱。獄上，國泰伏誅。錢擢放通政副使，邵持十千錢往賀，錢曰：「昔借十千錢備戍焉，今劉公已昭是案，毋庸是矣。」於是石菴之直聲大彰。



## 祝嘉書學史序

于右任

中國文字，雖不能確知其創造之時代與作者，然以今日所發見甲骨文字之美備言之，可知其來源必甚古遠，而卽以此時爲起始，迄今已有四千年之歷史。此四千年之中，由籀而篆，而隸，而草，而行楷，其書體之演變，以及各期各體作者之貢獻，豈可無一詳備縝實之記載，以著其進步之跡，而爲世界文字史，與研究文字學研究文字之改革者之參考，而固不限於書法也。

世界文字，類皆起於象形，而進爲標音，中國亦然。故六書以象形指事居前，而形聲次之。第中國文字至此期後，不復另製標音符號，周秦以降，保持不變，遂成爲半義半音之特異字體，而在國家政治文化落後之時，遂有歸咎於文字之不盡善者矣。

標音文字，優點甚多，然此半義半音之字體，亦自有其半音半義之特長。以吾土地之廣，人民之衆，歷史之久，方言之殊，交通之限，而國家之統制，民族之結合，文化之傳播，所利賴者良多。且歷史既久，載籍浩繁，習便爲安，而必欲廢棄漢字，改用標音，亦甚不易，但吾人於此世界學業一日千里，時間競爭劇烈之際，亦何可因循苟安，對於楷書書寫之遲緩，略不注意。而吾國文字，與書法之啓示，更不可不爲深入之探討也。

近十年來，余所致力於書道者，則爲草書。意謂欲解除漢字楷體書寫之繁難，此固有茂密完美之組織，甚可負其「兼功並用」之使命，故提倡標準草書，且有專書印行。經此整理，益發現古人創作精神之偉大，技巧之練達，而此至是寶貴之遺產，可以立濟吾人之困窮者，不知接受，至可慨惜！因思各體書中，必皆有甚豐富之

寶藏，以遺吾人，而有待於發現也。

今春王君德亮，函示祝君嘉所著此書，閱之甚爲興奮，且欲請其於歷代之舊書作字，再爲加評，而竟未獲討論之機會，亦憾事也。

書學史，取材甚富，眉列亦詳，有志於書道者，手此一編，可免於披檢之勞，而於文字改良，謀猷孔多之今日，尤爲需要。余亦深知整理文字之艱難者，故樂爲敘。

三十一年八月于右任書於山洞。

## 書家逸事

### 梁山舟

梁山舟書法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復愈臻變化，純任自然。日本國有王子好書，以其書介舶商求山舟評定。琉球生自太學歸國，踵山舟門乞一見，山舟以無相見儀，卻之。其人太息曰：「來時國王命必一見公而歸，今不可見奈何。」因丐山舟書一紙曰：「持是以覆國王。」（見梵天廬叢談）

## 書學史自序

祝嘉

予家粵之文昌，先君寶齋公，諱聲璞，性嗜書畫，每有所得，必張於四壁，暇則尋玩，輒忘寢食。予少常侍左右，耳濡目染，因癖嗜焉。

民國五年，予負笈羊城，游順德胡仁陔先生之門。先生固工書，善學魯公，參以何子貞，翁松禪，而自成一家，絳帳春風，與之俱化，間亦喜購碑帖，展玩不倦。顧校課紛繁，苦無暇晷，雖慕古人，未之學也。

已而去羊城，奔走衣食，幾廢筆硯。迨十七年春，浮海而南，遊南洋諸邦，端居無俚，偶讀包氏藝舟雙楫，康氏廣藝舟雙楫諸書，又見友人張叔仁，日臨北碑，見獵心喜，自十九年冬，遂訪古碑多種，每晨起必展玩臨摹焉。

二十年夏，以先君多病北歸，先君病中見予日臨六朝碑，甚喜，病亟，見予侍側，猶問汝今日臨碑乎？對曰：未也，俟父愈，當日日臨也。嗚呼！先君竟於雙十節晨不起，爾後，雖小有成，安得其筭爾一笑耶？

今棄小子適十年矣！十年來，予羈旅都門，遂有搜購金石文字，縱覽書學金石學諸書之志。乃見書學之示入門者，執筆既有主張，姑置勿論，而運筆之法，多語焉不詳，初學者無從領悟，高論者則又超超玄箸，或窮年而不得其解。

予既耽此，臨池而倦則觀書，觀書而倦復臨池，偶有所得，則搦管記之，日積月累，遂有貢其一得之愚，以就正於方家之意。二十四年春，而書學付梓，二十六年夏，而愚庵書話殺青。

倭寇犯淞滬，予踉蹌出都，而鄂而湘，而桂而蜀，萬里萍踪，圖籍多失，猶携古碑數百種自隨。悲憤愈深

而嗜之愈篤。今歲始有意於書學史之作，而書籍闕如。

陳思之書小史，展鵬之玉臺書史，書家小傳也。書小史僅至五季而止。玉臺書史且限於閩閩。米芾書史，則書評也。一小帙耳，一鱗一爪，未足以盡書史之用。今人馬宗霍書林藻鑑，所列書家雖衆，然重在品評，所錄各家評語，有多至數十則者，蓋以符其藻鑑之名，非書史也。其有一二譯著，原出東人手，所見不廣，更不足道。

予因檢簿錄，集史籍，得書學金石學及題跋等書數百種。心有所好，每亦忘倦，一鏡如豆，尙覺其明，每至漏夜，手不停揮，不數月而稿成，約得二十萬言。依朝代爲序，首論是代書體之演變，法書之流傳，或詳考證，或加品評，稍抒己見。後列書家傳記，並舉其關於書學之著述，文短僅數千言者，則依史家通例，錄入本傳中，自謂於書學精義，亦網羅且盡矣。

予少生於窮鄉，長役於口腹，東西南北，見道已遲。惟天既生子，碌碌無所長，而獨賦予以此癖，愈窮而嗜之愈深，遇譏評則充耳者無所聞，予亦有類於狂者乎？何顛連困苦之不以爲意也！上繼吾父之志，下繼一己之欲，可以使予忘於飢渴炎冷之相逼，豈非天下之一大快事也哉！

是編或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然予惟求足以快吾意而已，他非所計也。有人焉，以爲不無可取，匡謬補遺，俾成完璧，則賢者之事也，予之幸也，非予之責也。有人焉，以爲不足觀，而以之覆醕醜，當束薪，以免貽誤學者，則亦賢者之事也，予之幸也，非予之責也。螟笛蛙鼓，安知非其自鳴得意者乎？亦各適其性而已！是爲序。

# 元明以來書法評傳墨蹟大觀分卷緒言(續)

龔秋穰

## 卷二 元代諸家

鮮于樞鄧文原 康里巎

趙孟頫張 雨

吾丘衍周伯琦

晉尙韻，唐尙法，宋尙意。宋季天下騷亂，書法亦醞釀變化，有元代興，一切大起變革，鮮于困學振起北方，由商周以來金石古器尋求古法，接軌琅邪，觀所臨稷帖，精妙處雖右軍自書，或未能過。右軍困學並以北人久居於南，剛柔融會，斯藝獨絕，環境使然也。松雪得其指導，遠紹二王，人品未高，姿媚特甚。學之既易，傳習斯廣，元明尙態，有由來已，當時鮮趙齊名，而困學尤高，松雪謂共同學書而過彼遠甚，誠非過言。傳者落落，後世惜之。善之以雅子山以逾伯雨以俊之儔，亦各擅書名，鮮趙之亞也。籀篆之學首推吾子行，淵源二李，有繼往開來之功。玉雪作篆多隸體，作隸存篆法，融合篆隸通於真行藝草，明初書家蔚起，自南宮生以下多能解此秘密，非無繇也。

## 卷三 明初及中葉諸家

宋

克宋護  
沈度

解縉

祝允明豐坊

文徵明王寵

李東陽徐霖

明初書家，起自二宋，饒介之得法庶里以傳仲溫。危太樸得法松雪以傳仲珩。二宋書才絕高，仲珩陶鎔碑帖，五體兼工，少年摧折，論者惜之。仲溫任俠，以南人得子山奇崛之氣，浸淫漢魏，融會周秦，自章草至於行楷，出入張索鍾王之間，結意純美，剛而能柔，枝山以天授推之，尤為一代冠冕。曲高和寡，傳者寥寥。永樂之世，春雨工為狂草，自樂精妍楷法，亦一時之俊也。至於中葉，首推祝氏。枝山資才邁世，自急就以逮虞趙，上下數千年變體，罔不得其結構，縱意變化。尤深入鍾王堂室，楷行並精，不僅草聖龍跳虎臥為絕代也。衡其造詣，與仲溫堪稱伯仲之間，上可追蹤困學，非松雪輩所及。同時履吉得晉法，衡山深於唐人。衡山壽登大耋，功力為勝，法韻兼備，學者便之，壇宇既廣，遂有祝王而後吳中皆文氏一筆書之說，松雪書體為之一變。同時通書學者推豐南禺，精能各體，功力亦深。篆學西涯領袖，白巖髯仙並稱瑜亮，振衰起敝，厥功亦偉。清世寧化伊氏，得西涯法，遂以分書擅名當代。自明初以來，書家多集吳中，當時盛稱天下法書皆歸吾吳，西涯以文章政事掩其書名，特表而出之。

### 卷四 明季諸家

董其昌

王

鐸張瑞圖

黃道周倪元璐

傅

山宋珏  
鄭燮

萬曆以後，朝政大非，華亭巧於自處，寢饋翰墨，其書受錄李海，參證北海襄陽，晚皈平原，親近柳楊兩

元明以來書法評傳墨蹟大觀分卷緒言

少師，初逞姿媚，終入古淡，遂自成家。雖自負甚高，然渾樸不逮南宮，精博不如枝指，比於松雪，遜其自然，姿致縱優，骨力未厚。明代帖學，至此作一結束。啓禎之世，異軍特起。漳浦上虞與王鐸相約學書，屏除時尚，自分篆入，不落唐宋人蹊徑，造詣並至。張瑞圖亦力事矯健，與鐸自標風格，擅名草書，雖人品頹喪，而蕪事殊絕，未可廢也。漳浦上虞，忠義大節，抑塞磊落之氣，溢於翰墨，行草錯綜變化，於二王法外獨闢途徑。漳浦公真書遠紹太傅，近比仲溫，古渾清剛，尤稱精絕。漳浦於晉唐後書家首推傅陽曲。陽曲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雄奇宏逸，肆而能醇，通會古今，陶冶百氏，殫集書法之大成者。語人學書之法，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真千古至論。明季遺逸多善書，分隸之學，陽曲而外，比至谷口，並雄健奇古，蔚為風氣，有足觀焉。

### 卷五 清初諸家

姜宸英 魚重光 陳奕禧

汪士鋐

王

澍

張

照

金

農 朱彝尊

清初承明科舉取士，明季書學變化之醞釀，未能續有展布。浸淫帖學者，姑別之為三宗。宗魏晉者尙韻，其書古逸，淵源宋祝，馮園香泉是也。宋唐者尙法，其書雋整，淵源文氏，虛舟退谷是也。宗宋元明者尙意態，其書逞姿勢，出入蘇米趙董，江上得天是也。馮園退谷晚書參透分篆，香泉亦溯源秦漢，假道北碑，並得祕奧，願所資不廣，變化未逮。虛舟書學極博，五體兼二，知作書入門須通篆隸，而用筆不苟得法，功力雖深，未臻絕詣，得天直接玄宰書統，而氣魄渾厚，較董為勝，高宗至以我朝王羲之譽之，未通彖分，所造亦限。江

上筆意超逸，並自名家。凡此數子，若能屏除時尚，繼續明季諸家變化轍迹，必能陶鎔今古，卓然自立，庶幾所謂集大成者。分隸之學，竹垞承明季諸公之後，稍變為古逸，雍容和雅，一時宗尚。至冬心翁出，自國山發識尋求古法，獨闢蹊徑，蒼古奇逸，魄力沈雄，方其合作，直欲上追兩京，溢為行草，如老樹著花，姿媚橫出。後來書法中，興啓碑學之門者，翁實與并導焉。

## 卷六 清中葉諸家上

劉

墉姚鼐

翁方綱

梁

巖

王文治

嘉乾以降，士畏文字盡禍，一時學術轉而考古，盛行金石之學，書法為之一變。于時治帖學者，推劉翁梁王四家。石菴少習香光，壯遷坡老，晚更潛心北朝碑版，力追魏晉，貌豐骨勁，味厚神藏，不受古人牢籠，超然獨出。覃谿楷法歐虞，參用篆籀，雖超逸不足，而功力極深。聞山得天瓶筆法，導源北海，不廢分隸，工力沈實，並時罕偶。夢樓天資清妙，由華亭襄陽北海深入晉室，丰姿之妙，直如天仙人，蓋嘗參味鼎銘石鼓秦漢六朝諸碑，晚書縱逸，透露秘密。四家者，劉王出自華亭，並追魏晉，一造樸拙，一由天授，衡其實詣，直欲突過。比於清初，翁梁亦堪比肩王張。帖學至此，稱極盛焉。同時桐城姚氏，專精大令，筆致超妙，梁王之亞也。

## 卷七 清中葉諸家下

元明以來書法評傳墨蹟大觀分卷緒言



伊秉綏桂馥 錢禮 鄧石如 包世臣

于時治碑學者，推伊鄧包三家。南海書鏡嘗謂汀洲精於八分，以其八分爲真書，師仿弔比于文，瘦勁獨絕。懷寧一老，實了斯會，既以集篆隸之大成，其隸楷專法六朝之碑，古茂渾樸，實與汀洲分分隸之治，而啓碑法之門。其論篆法，謂完白山人出，盡收古今之長，而結胎成形於漢篆爲多，遂能上掩千古，下開百禩，後有作者，莫之與京。完白山人之得處，在以隸筆爲篆。或者疑其破壞古法，不知商周用刀簡故籀法多尖，後用漆書故頭尾皆圓，漢後用毫硬成方筆。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爲不可作之書，自非好古之士，鮮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後，三尺豎僮，僅能操筆，皆能爲篆。其稱安吳，謂涇縣包氏，以精敏之資，當金石之盛，傳完白之法，獨得蘊奧，大啓祕藏，著爲安吳論書，表新碑，宣筆法，於是此學如日中天。迄於咸同，碑學大播，三尺之重，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尙成矣。所論允當，吾無間言。同時曲阜桂氏，工爲分隸，醇古樸茂，齊名汀洲，昆明錢氏，守正不阿，由分入顏，形神皆至，並一時之雋也。自明季以來，草法幾絕，安吳由漢魏六朝諸碑以追大令，自擬爲二王後一人，洵豪傑之士歟。

### 卷八 清季以來諸家

何紹基張裕釗

莫友芝趙之謙 吳昌碩

吳大澂

翁同龢

張

審鄭孝胥

歐陽漸沈曾植

康有爲

自懷寧涇縣昌明碑學，啓書法祕奧，學者知所師法，風尚一變，志學之士，通籀篆分隸於真行藁草，精能各體者，接踵而起，人才之盛，倍於往昔，書學稱中興焉。道州何氏，用篆籀法入各體，特以分行勝。入隸中正，神行變化，不可端倪。邵亭悲庵憲齋岳廬，並以篆法勝。邵亭樸茂，悲庵壯麗，憲齋端勁，岳廬奇適，各擅厥長，而邵亭尤精博，皆懷寧之亞也。六朝書體，前有悲庵濂亭，悲庵委肆，濂亭勁潔。至歐陽宜黃，自六朝入，上溯分篆，融合鍾鼎，真氣彌滿，不假雕琢。蓋其資性特絕，修養功深，剛健篤實光輝，三者兼備。真書直隄平原，自宋以來，罕見其匹，不僅於碑學爲集大成也。常熟南通以真行勝。常熟宗法魯國，博涉諸家，分隸既工，縱意變化，諸城而後，尤推此老。南通用分篆入行楷，得折筆之奧，洞達平實，骨韻兼美，所擬楷歐，不減原作，唐法復明，稱正宗焉。他若乙盦草章，南海行草，孝胥真行，並陶鎔漢魏，各自名家。孝胥晚節不修，而藝事殊絕，亦蔡京之亞也。

## 書家逸事

### 王漱田馬上作小楷

無錫王日杏號漱田，善書法，於魏晉以降之墨蹟石刻，悉取而臨摹之，輒畢肖。乾隆癸酉舉於鄉，甲戌考取內閣中書，充軍機，每扈從行，遇公事旁午，則坐馬上盤一膝，膝置紙筆作小楷，疾如飛，而工秀獨絕。（見清稗類鈔）

## 筆法探微

徐謙遺著

## 序

楊維曰。書爲心畫。旨哉言乎。書之爲物。豈曰美術云爾哉。蓋觀其書而可以知其人焉。方今東西竟尙美術。而世俗實不知美術之價值安在。夫美術多矣。他不具論。惟書畫乃超世美術之所託。此豈金錢世界所可與語耶。美術惟中國毛筆書第一。而畫次之。西方乃無毛筆書。且無以書懸壁間爲美觀者。故西人已無第一美術。而亦不解第一美術爲何物。有何美好。今姑就其所有者而言之。則畫是也。畫之爲物。與書同源而異流。上古書畫不分。洎乎後世。善書者乃以書作畫。而善畫者又以畫作書。故書中有畫。畫中有書。此中國書法之所以爲美而畫法亦迥非西方匠畫所可比擬也。西方畫一幅價值數十百萬。吾乃以匠畫二字目之。得毋過甚其詞乎。惡是何言耶。美術豈以金錢論價值乎。畫之妙亦在筆。試問西方畫有一筆否。流俗所以震驚西方畫者。以其有科學也。然則西方畫縱贊美之。亦只是科學畫耳。非美術畫也。科學與美術截然二物。以科學爲美術。如建築。如雕刻。仍是匠人之事。至以科學作畫。一攝影家畫之矣。何畫之足云。畫者畫其胸中所欲言也。故寫生則是物而非物。寫景則是烟雲山水木石而非烟雲山水木石。惟其似也。所以爲畫。惟其似而不似。所以爲筆端寫出之畫。此其妙豈西方畫所可語耶。吾非不重科學。獨於美術則不少假借。吾甚惜吾國之人不能發揚中國第一美術而求其次者。又不知科學與美術之異。捨筆妙而求形似。此吾所以有筆法探微之作也。吾國近三百年無

大書家。由筆法之不講。以此傲視西方。未免自愧。作書不求筆法而事臨撫。則無書。作畫亦然。今人知作畫貴寫生。比之臨撫已進一步。惟作書無生可寫。除臨撫外無他事。故書自唐以後。已罕創作。今人或有思創作。又思不知筆法。信手塗鴉。徒成惡道。使筆法之微妙終無述焉。則書或幾乎息矣。古有言筆跡之書而無言筆法之書。近人所著藝舟雙楫廣藝舟雙楫等書。大抵各言其所好及臨撫之門徑。未足爲筆法之津梁。此又吾所以不得不有筆法探微之作也。或曰。子不云乎。書畫皆爲美術而非科學。而子乃欲以筆法傳之。豈非欲以科學方法言美術乎。曰。是不然。凡物之有法可求者。未有不可言者也。真能言者。必當如畫家之白描。不得加以藻采。古今言筆法者。皆賣弄文字而無真知灼見。吾言筆法。非曰能之。聊就四十年來研求所得。以白描法貢諸國人。或有異於文人之作耳。至由筆法而求筆意。一寫其超世絕俗之奇氣。此則存乎其人。非是書之所能言也。

## 一、總論

書法之妙。大要有四。一用筆。二結體。三分布。四用意。用筆者。筆畫運動之法也。結體者。疊筆成形之法也。分布者。疊字成行。行成片段之法也。用意者。綜用筆、結體、分布、隨一時之意興而創成一體之法也。惟此四法。莫先於用筆。若筆法未諳。則他無足數。苟能精心用筆。而結體分布隨筆而成。要無難事。至於用意。實原於用筆。特用筆祇一筆之意。而用意乃作品全體之意耳。惟全體之意。必始於一筆之意。而通體之意。無不一貫。斷無同一作品。行行字字。筆意懸殊。而可以成書者。故用意亦不出乎用筆。且用筆之妙。雖不可言。而猶有迹象之可言。而用意之妙。則隨境而遷。因時而異。變化無方。莫可言詮。此舉書只言筆法。而其餘三者。一由天資。(用意)二由人力。(結體分布)皆非所言也。

書體古今不同。筆法千古不易。故書家無不精研筆法者。惟自有書以來。訖乎今世。尙無論筆法之專書。其見諸論著者。莫古於秦李斯之論用筆。寥寥數語。殊無精義。斷爲僞作。至晉衛夫人之筆陣圖。王羲之之筆勢論。唐李世民之筆法訣。歐陽詢之八法。不著名氏之永字八法。顏真卿之述張長史筆法。翰林密論用筆法。張懷瓘用筆法。翰林傳授隱術。下逮宋元明各代。皆有類似之作。不遑悉數。其中真僞雜出。大要祇言楷書筆畫之形迹。而參以藻彩形容之詞。殆皆無筆法之可求。又如唐孫過庭之書譜。雖有佳句。只可論書。此外書家。非無斷片精語。要不足爲學者之津梁。其論用筆之最精者。無過於後漢蔡邕之九勢。曰藏、護、啄、磔、擻、掠、戰、鱗、勒、凡九種筆法。用之篆、隸、真、行、草、各體。皆可相通。惟詳加審究。尙多未備。其所謂鱗筆。唐張懷瓘論用筆有鱗羽參差句。是鱗乃狀面多之參差。非筆法也。置鱗弗計。共得八勢。茲更益以十一勢。凡十九勢。曰、藏頭、護尾、盈中、出鋒、轉筆、折筆、往復、啄筆、磔筆、擻筆、掠筆、勒筆、戰筆、波動、擺筆、擻筆、換筆、滾筆、反筆、古今筆法略盡於是矣。

所謂筆法者。非如永字八法。側點、勒、橫、努、豎、趯、挑、策、折、掠、撇、啄、撇點、磔、捺、之論筆畫之作法也。苟言筆畫之作法。則與今之坊間描紅習字範本等耳。何足成書。蓋筆法者。筆之運動法也。不動不足以言筆。今人作書。凡有七病。非不知動。卽爲妄動。七病者何。一曰匠字。帖腕抹筆以求光勻之謂也。二曰做字。僞筆描畫以求形似之謂也。三曰刻字。戳筆釘釘以摹金石之謂也。四曰堆字。聚墨爲筆貌似厚重之謂也。五曰刷字。掃筆橫塗以作奇怪之謂也。六曰點字。點筆成畫以求遮醜之謂也。七曰紐字。絞紐其筆以當波動之謂也。欲免此七病。必求筆之動法。九勢有言曰。筆軟則奇怪生焉。喻之生物。死則僵硬。僵硬則不動。生則和軟。和軟則能動。及其動也。真力始生。真力既生。變化莫測。此最善言筆法也。又動者有所動。有能動。不諳筆法。則不所動。筆不入紙。則不能動。筆之起止行程。此所動也。筆著一點。空際引伸。與外力搏。此能動也。明董其昌喻以撐急水灘船。卽能動之意。舟人以篙端點石齒。喻筆入紙。以篙末着肩際。喻執筆。如是撐

船。風水相搏。而篙動喻筆之動。此善喻能動也。凡爲書家。筆無不動者。惟動力有大小。而優劣判焉。此則天資所限。非關人力也。筆法示人以所動。而能動則存乎其人。惟學者深造而自得之。斯可爾。

（未完）

## 書家逸事

### 何子貞法書不博一飽

道州何子貞太史紹基，至永州訪楊翰（息柯），距城數里，忽飢疲，因憩食村店。食已，主人索值，時資裝已先入城，乏腰纏，無以應，請作書爲償，主人勿許，竟與衣而後行。楊聞之笑曰：「何先生法書，亦有時不博一飽耶。」（見清稗類鈔）

## 述執筆法

潘伯鷹

衛聚賢先生欲余述執筆之法。謂得印行使童蒙習字知所握管。聞之恍惕不知何以答衛君之意。而不誤童蒙。余惟古今論執筆者多矣。其說或考之於古籍。或務以爲秘傳。或行之甚難。或言之甚奧。學書者靡所適從。遂謂能書爲異事。孫過庭所云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失之深也。失之不究其所以也。以余淺學所服膺者則爲今世吳興沈尹默先生之說。蓋沈君之說乃所謂究其所以而出之以平易者也。

沈君論執筆之法。先論所以立此法之由。君之言曰。今所論執筆法者就人之身與臂與手而有此法也。就古曹所用縛毛之筆而有此法也。若其吾曹作書不以手而以足以口。則此法不立。

其吾曹所用之筆爲泰西之鋼管。爲古人之刀。則此法不立。夫吾曹之身居其上者顛也。而目處焉司視。居其旁者兩臂也。而作書用右。臂有上下肘。其中有節。臂之末爲手。手有掌與指。肘掌之節厥所謂腕也。以如此之手。執如此之筆。視其行墨疾徐。有法焉順乎生理之自然。揮灑便捷。足以盡筆之性者良法也。其有悖乎此者不良法也。

準此以言。沈君乃有執筆五字法。曰。壓用大指押食指。中鉤名格小指抵。內壓外押嵌已牢。鉤配格抵執乃死。如上所說多盡職。永不轉動成一體。五指包管掌自虛。掌豎腕平肘自起。肘起掌虛腕自活。隨已左右運不已。提管高低擇其宜。端正欹斜唯所使。按提使轉腕出力。指但司執而已矣。此所謂五字法。壓押鉤格抵是也。每字配一指。自拇指至小指如字之序。大指壓。其力內向。食指押。其力外向。如此執筆筆已牢矣。復以中指鉤名指格小指抵。增厚其四周之力。使無可乘之虛。則筆不可奪矣。五指如此執之。其形包管而下。掌自

中虛。豎掌平腕其時自起。如此運腕乃有掉臂遊行之樂。無復滯阻吾筆者。所謂順乎生理之自然也。至指捉管位置高低操乎其宜。運筆以腕而指不動。運筆之際使豪中鋒。故管有時正有時斜。蓋若僅求管正而鋒有時遂不符中。余執筆管皆中懸甚少欹側。然筆鋒點畫，往往不得中可爲反證也。

沈君此法點非自創。語夫淵源非其要者。故不著。余所猶欲言者。作書執筆亦各有其偏至。余同學友江寧吳雅鶴先生。習篆隸最勤。觀其執筆布指與沈君微異。而吳君篆隸書不下於沈。此偏至之說也。要其不同皆小者。至於執筆不能悖於生理之自然。不能有不可傳之祕。則莫能異。抑世俗學書。好言執筆。一若解執筆卽爲工書。此大誤也。爲學貴乎沈潛自得。書雖小道莫之能外。苟能精勤不懈。其初雖不解執筆。或其所從入者非。亦且漸悟寢改而自致之。語云。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此之謂也。往有學沈君書者。君謂之曰。子毋學我之迹。宜學我之勤。洵至言也。不然荒其肄習之功。而徒言執筆。雖有鍾張羲獻提命指其旁。安能發其巧哉。

## 書家逸事

### 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

歐陽公言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遂號六一居士。（見昨非菴日纂）



## 顏氏書學辨正

蔣星煜

### 一、墨豬辨

王羲之曰：「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豐道生「筆訣」曰：「鮮濃者，古所謂無筋無力者，謂之墨豬也。」有以墨豬一詞加諸魯公書者，識者笑之；顏魯公書骨露筋藏，柳公權書筋骨盡露，研習書學者類能道之，何得謂之墨豬乎。字之骨爲大指下節骨，提之則骨健，縱之則骨活。字之肉爲筆毫，捺之則肥，提飛則瘦。肉瘦者未必多骨，肉薄者亦未必多骨，肉肥者更未必不多骨，黃山谷且以多骨爲魯公病，曰：「唐自歐虞後，能備八法者，獨會稽與顏太師耳。然會稽多肉，太師多骨。」至於筋，范仲淹有顏筋柳骨之說，李後主煜亦坦然承認魯公最得王羲之之筋。

以魯公書爲墨豬，大略不出下列二種情形：

專務側媚，極意纖巧之徒，見顏魯公書之疑重端莊，而不能及其萬一，乃信口雌黃，以自快其意，此爲有心之曲解。

葉昌熾「語石」曰「顏柳諸碑，拓工先磨之使平，又從而挖之，愈挖愈肥，亦愈清明，久之，浮面一層盡揭，而字遂漸移向下，遂至惡俗之態，不可響邇，圭峯禪師前三十年拓本尚清勁有力，今則精神面目迥非本來，此又一病也。魯公東方朔畫像贊，余曾見一南宋拓，虬筋繫結，波結飛動，與今顏書絕異，以明拓本校之，字

尚未損也。而蒼秀之氣不逮矣。以新拓本校之，字仍未損也，而癡肥之狀難堪矣。同此一碑，並未重刻，先後工拙，霄壤懸絕，使二本並陳于几，謂即從一碑出，其誰信之？家廟元祿諸碑皆可類推。」研習書學者或因家藏貧乏，或少鑑別能力，真蹟舊拓，迨未寓目，偶見一二傳摹失真之斷碑殘簡，即妄論魯公書，以致是非莫辨，此爲無心之誤會。

中唐以晚，天下攻魯公書何可勝計，其中固不能無得貌遺神，多肉微骨近墨豬者，然不能強魯公接受此種譏評也。

## 二、屋漏痕辨

屋漏痕者，欲其起止無跡，流行自在，正行草法之最上乘也。洎乎明清，復有屋漏雨一詞替而代之，無雨屋不漏，不漏則無痕，屋漏痕與屋漏雨，實二者一也。

陸羽「懷素傳」曰：「晚歲顏太師真卿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之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旭觀孤篷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舞劍器，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斂脚，爲草書警牽之極。』顏公於是徜徉而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辭之去，顏公曰：『師豎牽學古斂脚，何如屋漏痕？』素抱顏公脚唱歎久之。』此法係魯公凝神沉思所自徹悟者也。都穆興田衍皆以爲此法係魯公從張長史處學得，實無根據，魯公於天寶二年罷醴泉尉，詣洛陽訪張長史於裴做宅師事之，天寶五年罷長安尉後，再訪張長史於裴做宅，有「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之作，然迄未有一語涉及屋漏痕也。

黃通以爲「祭侄季明文」最得此法，陳繹曾亦深然其說。此外「蔡明遠帖」，「送劉太冲序」，「劉中使帖」，「裴將軍詩」，亦皆以此法爲世所稱。

「畫禪室隨筆」曰：「顏平原屋漏痕折釵股謂欲藏鋒，後人以墨豬當之，皆爲假筆，知人前不得說夢，欲知屋漏痕折釵股於圓熟求之，未可朝執筆而暮合轍也。」如董其昌，可謂深知魯公者矣。

### 三、蠶頭鼠尾辨

米芾曰：「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波擊，致大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之差，乃知顏書出於樁也。夫真跡皆無蠶頭鼠尾之筆。」吾人初不知蠶頭鼠尾之爲狀何如，惟知米芾以此爲魯公病耳。玩味其字義，殆以動物之器官象徵筆觸之體勢而已。

李雪庵著「永字八法」，以牛頭、鼠尾、蜂腰、鶴漆、竹節、稜角、折木、柴担、爲字體八病。有牛頭而無蠶頭，頗疑蠶頭爲牛頭之濫觴。歐陽詢以爲努當如萬歲之枯藤，須立筆左偃而下。如水墨滯塞，似不免呈蠶頭狀矣。爲懸針須盡綴地長錐之勢，爲垂露須呈寒谷春筍之堅，如筆弛氣疲，回藏失度，則不爲鼠尾者幾希矣。

有味於蠶頭鼠尾之本義，而引以爲魯公書之佳勝處，如王世貞卽是。「弇州山人稿」評「八關齋功德記」曰：「右顏魯公書，字徑可二寸許，方整遒勁中別具姿態，真蠶頭鼠尾得意時筆也。」「弇州續稿」評「竹山潘氏堂聯句」曰：「公此書遒勁雄逸，而時時吐姿媚，蠶頭鼠尾，得意筆大較與家廟碑頡頏。」若使魯公及米芾地下有知，能不啼笑皆非乎？

「卞山志」稱「竹山潘氏堂聯句」爲「蠶頭鼠尾碑」，不知有何出點？鄭元慶「湖州石柱記箋釋」亦曰：「非孫芾老力爲收貯，幾乎不與蠶頭鼠尾碑背歸銷藏也。」又書學批評家稱周青士善蠶頭細書，猶俗語蠅頭小楷也，與蠶頭鼠尾了不相涉。李石「續博物志」，「米芾魯公仙蹟記」，及陳仁錫書「顏魯公逸事」諸文中，有所謂蠶頭燕尾與蠶頭馬尾，是皆爲蠶頭鼠尾之誤。

#### 四、壁窠大書辨

唐乾元三年七月顏魯公上表肅宗，乞書天下放生池碑額，其中有云：「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獲廣普賢善頌之義，遂緝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僅據石壁窠大書一一本，隨表奉進，庶以竭臣下樓樓之誠。」壁窠大書，世人咸不解其義，朱文長楊升庵輩曾加以論列，然迄未獲得一明確之概念也。

壁者，大姆指也。「爾雅」曰：「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一窠者，空也，穴中曰窠。是則壁窠爲大指姆指中之窠穴，虎口是矣。蓋執筆之法，原有虎口鳳眼之別，大姆指節骨外凸，而與食指環成一圓形是謂虎口。大姆節骨內凹，與食指吻合而成爲一狹縫，是謂鳳眼。鳳眼勢促節短，筆鋒自難轉旋自如，缺憾在不能自然豪放，天真爛漫，以之作小楷固無不可，作大書則惟有用虎口。「石門文字禪」曰：「魯公作字多壁窠大書，端勁而秀偉。」王惲「玉堂佳話」曰：「東坡洗玉池銘，壁窠大字極佳」。葉昌熾「語石」曰：「李會伯紀功碑在襄陽，字大徑尺，筆筆中鋒，衡平豎直，如背鬼障之不可憾，壁窠第一。」宋之張卽之，金之王湯臣，清之吳三桂，冀應熊，梁詩正，皆以壁窠大書名世。清汪德容謫居塞上時，欲作壁窠書，苦無巨筆，以此推斷，壁窠書殆無有不大者矣。大書用虎口，壁窠之本義爲把筆於虎口，不亦昭昭乎？

「書學捷要」曰：「小字中字用撥鐙，大筆大書用壁窠，然把握提斗大筆，用壁窠仍須雙鉤，用指揭筆，不可五指齊握。」是以壁窠與撥鐙對立矣。或曰：筆管直，則虎口間空圓如馬鐙矣。「是以壁窠與撥鐙統一矣！按撥鐙之法始自衛夫人，并鍾王家傳於歐虞褚陸，至陸希聲，法大備而名確立。其要義端在以撮、押、鉤、

抵、格、五字通用五指。陳思曰：「鏡、馬鏡也，蓋以筆管著五指，中指尖，令圓活易轉動也。」觀乎此，可知壁窠係就靜態言，爲搦筆之法，撥鋒係就動態言，爲運筆之法，不必對立或統一也。

又壁窠者，分也。裂也。區劃也。壁窠似亦可作縱橫界格解，縱橫界解，分布排列之法也。葉昌熾「語石」曰：「唐以前，碑至精者無不畫方罫，端正條直，有如棋枰。然亦有磨損者，有駁裂者，裂處雖裂，完處仍完，若磨損之極，不惟平漫，甚至無一絲痕迹。醴泉聖教諸碑，其初何嘗無方格，今則字畫之外，但有空地。此無他，椎拓過多，匪朝伊夕，泰山之露穿石，單極之絙斷幹，漸糜使之然也。行書大小疎密，各隨筆勢，固不宜於畫格，亦間有通行直格者，但長而細則易裂，且不無撓曲，亦其勢然也。」「石碣之上作方格，以便字畫齊美觀，由來久矣。至字畫之外，但有空地，亦未必磨損使然，蓋書既成，界格可有可無，或并刻之，或任其湮沒，魯公所書碑碣之無方格者，固可以作以上二種解釋，然則壁窠果係指縱橫介格乎？」

宋趙希鵠「洞天清祿」曰：「漢印多用五字，不用壁窠。」謂字之配置，或左二右三，或左三右二，蓋無法於正方形之中劃成五邊長相等之矩形也。似此，壁窠仍可作方格解。惟晉人題黃山谷正書「法語真蹟」曰：「山谷行書，當三錢大，計五百五十餘字，皆禪翁澹庵任真條然自得之語，書法清迥超朗，知其胸不挂一塵外，後壁窠大書一段。」汪石玉復跋曰：「右魯直所書法語，大如簪菊華，後年月字，至每行一字，字幾並頭齒，在宋白楮上，楮高尺餘，長一丈，絕無接縫。想公欲畢此紙，故大揮足之耶。」其字大小不一，亦稱壁窠，則殊無理由堅持壁窠作方格解。又清張國樑以能壁窠大書虎字稱，每紙一字，試問舍側、勒、努、趯、策、掠、啄、磔、之結構而外，更以何者與之配置也。

或曰：「壁窠本係某一單字之結構，陳繹曾「翰林要訣」論方法之四「均方」曰：「長者兩減闊，短者兩減長，小者四減，字形雖有長短闊狹大小，行中須寫空中勢，須偏著右，或亦各一分。」馮鍾吟註曰：「此分窠法，不可不知。」分窠壁也，若此，則壁窠者近於書學上習用之九宮格矣！九宮格隨字之點畫多少疎密，作

九九八十一界畫均布之，唐時書學家固已奉之爲圭臬，然字無論大小，其結構之理皆相類同，世人類稱擘窠大書，獨不稱擘窠小書，吾人否定擘窠爲方格或九宮格，此點卽爲有強有力之旁證。

自顏魯公始，書有以擘窠名者，後世書學家既未加以研究，復濫爲引用，多歷年所，益發使人莫明其妙。好奇之徒，更以擘窠作劈窠，擘與劈音雖諧而義全異，是又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

## 書家逸事

### 王獻之讖誨離婚

王子敬獻之，病篤，道家上章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見昨非菴日纂）

## 書法心理問題

蕭孝嶸

作者本擬進行一書法心理實驗研究，以其結果刊諸書學雜誌，乃以索稿甚急，遂於百忙中草成此文以應，故實驗工作之進行，只得俟諸異日耳。

書法所包括之心理問題甚多，自非本文所能盡述。此時吾人僅可對三種觀點略予攷慮，而於每種觀點下提出數個例題，藉以指示心理問題之所在及其解決之途徑。

一、應用之觀點 此處所謂應用之觀點，即指應用書法為紀錄工具而言。根據此種觀點，最基本之條件自為書寫之速度及其正確性。易言之，吾人在記錄一項事件時，自應注意於書寫之效率，而此效率所含之因素，即為速度與正確性。在此一方面有一特殊問題，至為重要。此即在訓練書寫活動時，吾人首先應注意於速度或正確性。此項特殊問題，雖尚未經直接之控制研究，而在其根本上乃為知動學習基本問題之一特殊事例。此基本問題唯何，可一言以蔽之曰：在學習動作技能時，最初應注意於工作之速度，抑其正確性？

為解決此一問題起見，作者曾製一種特殊機械，可稱為兩手合作能力測量機。根據三種控制實驗之結果，吾人曾發現一項原則如下：學習時間如過短促，則最初應注意於速度，反之則最初應注意於正確性。

此種原則之正確程度自視特殊情形而定。吾人所應注意者，即兩手合作能力測量機不獨可以控制過去之經驗，而且可以控制動作之空間途徑。在此二者均能感受同樣控制時，上述原則，或可應用於書寫之活動。其次一重要問題則為：如欲使書法訓練表現最高之效率，吾人最初應練習大字，抑或練習小字？此一問題，亦未經過控制之實驗，唯作者曾研究一項有關之問題，此即練習大動作對於形勢相同而範圍較小之動作表現

多少遷移之影響？又練習小動作對於形式相同而範圍較大之動作表現多少遷移之影響？此二種影響相較，究以何者爲大？

此項研究中所用之工具亦爲兩手合作能力測量機。其結果表示，由大至小之遷移，以在速度上爲較多，就此種實驗中所研究之活動言，如望增高速度，自以練習大動作爲宜，如望增加正確性，則以練習小動作爲宜。此處吾人必須申明，此等實驗中所經過之時間極短，故長時間之實驗是否必有相同之結果，尙未可逆料也。

上述二種問題可以表示應用觀點下所有問題之性質，至於此等問題之澈底解決，則非借助於控制實驗之手續不爲功。

二、藝術之觀點 藝術之觀點則着重於書法之優劣，此種觀點在我國極爲重要，蓋吾人之書法，幾乎形成吾人之面具有。此一觀點下所須研究之心理問題爲數亦多。例如何人適宜於學習何種字體，（顏、柳、歐、趙、等）卽爲一基本問題。吾人之有個別差異，實爲一不可否認之事實。如能按個別差異之方向，選擇所習之字體，則將事半功倍。又如評判字之優劣，往往包含大量之主觀因素，是故吾人應設法編製評字量表，以確定標準，俾使學者知所取捨。此二例題已足表明藝術觀點與心理技術之關係。

三、察人之觀點 此處所謂察人之觀點，卽指根據書法以觀察人格品質而言。我國本已早有此種觀點，在歐洲方面已發展爲一種應用科學，卽所謂「字形分析學」(Graphology) 根據此種科學之原則，字行之趨向，字體之大小，字體之形式，落筆之輕重等，皆能顯示書寫者之人格品質。此種科學，雖經多人排斥，然在德國軍隊中竟大量應用，且有人認爲此乃生活指導，教育指導，職業指導，人員選擇，醫學及犯罪學中一種不可或缺之工具者。無論歐洲字形分析學之是否可用，字形至少可以反映書寫者當時之心理狀態。例如得意時字形趨於大，而失意時則字形趨於小，似爲數見不鮮事實。



據。

吾人在此種觀點下所須研究之基本問題，即爲：吾國字形既與歐美不同，應如何採用書法爲人格評判之根據。

上述三種觀點，實爲書法心理之基礎。吾人所採取之觀點不同，則所研究之問題，亦隨之而異。

## 書家逸事

### 米元章驅蝗詩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鄰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大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見昨非菴日纂）

# 孫虔禮書譜序註釋 (續)

沈子善

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

虔禮稱其在志學之年，(十五歲左右)即留心前賢翰墨。玩味鍾繇，張芝，王羲之，獻之，諸人書法之規範，深慮專精一體。歷時二紀，(按十二年爲一紀)雖然入木之術未得，(入木指筆力可以入木言，唐張懷瓘書斷載：「獻之嘗書南郊祭板，其字畫入木七八分。」入木二字殆本此。)但臨池學書之志，終未間斷，言致力之勤也。

觀夫懸針垂露之異。

懸針，垂露，爲直之兩種寫法。前者如針之懸，蘭亭紗中年字是也。後者如露水之垂。自此兩句起，虔禮自稱臨池學書，即注意書法用筆各種不同之姿態，共十二句，均係用自然界現象作譬語。

奔雷墜石之奇。

書法用筆，有如奔雷墜石之奇者。

鴻飛獸駭之資。

孫虔禮書譜序註釋

有如鴻鳥飛翔而具有驚走羣獸之力者。  
驚舞蛇驚之態。

有如驚舞蛇驚之狀態者。

絕岸頽峯之勢。

有如絕岸上山峯欲頽之險者。

或重若崩雲。

或用筆重，有崩雲之勢者。

或輕如蟬翼。

或用筆輕，有如蟬翼之薄者。

導之則泉注。

疏導之則泉水暢流，言書法之流利也。

頓之則山安。

頓挫之則可以安定山岳，言書法之澀重也。

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

用筆纖細，如天空開初出之月。

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

用筆疏落，如河漢間之衆星。

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

故書法之妙，有如自然界之現象，絕非僅憑人力所可成就者。

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

誠所謂智慧與技巧兼優以後，更益之以心手相應而暢達其情，不隨意染翰，則下筆必有所本矣。

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頓挫於毫芒。

頓，同衄，挫折也。

書法用筆，一畫之間鋒杪中有其變化，而一點之內毫芒中亦有其頓挫。

况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窺尺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爲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爲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

况且積諸點畫，乃成文字，若不博覽前人有名翰墨，孜孜勤學，徒以班超不習書法爲託辭，（超少傭書養母，旋投筆

從我。以項籍（即項羽）善武不習書法而自滿。於是作字時任意用筆爲體，祇求聚墨成字形而已。如是不明臨摹碑帖之法，與執筆運腕之理，欲求書法之美麗巧妙，豈不大謬。

然君子立身。務修其本。

但是君子立身，必先修其根本，書法亦根本也。

楊雄謂詩賦小道。壯夫不爲。况復溺思毫釐。淪精翰墨者也。

漢揚雄字子雲，嘗言詩賦乃雕蟲小道，壯夫不爲者。

此數句言學習詩賦，尙屬小道，若沈溺於書法之研習，豈非更是小道。

（未完）

### 書家逸事

鄭板橋自稱徐青藤門下走狗

鄭板橋燹，最愛徐青藤詩，嘗刻私印云：「徐青藤門下走狗鄭燹。」（見雨窗消  
意錄）

## 書學源流考略

呂咸

國粹之存。基於文字。字以傳文，故書爲六藝之一。言必有法，謂之藝術。中國有數千年之文化歷史，實由有優美之文字以發揚光大之。至字形之衍變，自科斗以至史籀篆隸八分行草真楷，雖各有其體，而其所以傳文則一。由是而論書學，代有傳人，遞相授受，即不必今不逮古。然得以攸久而不磨滅，所貴有其源流，迺作是考。

自蔡邕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妙，傳於崔瑗，韋誕，及其女瑛。瑛傳鍾繇。繇初與關枇杷同師曹喜，劉得昇，後得韋塚藏書，遂過其師，而傳庾翼，衛夫人，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王羲之。羲之世有書學，先窺其父枕中祕奧，與翼相師友，晚入中州，師鄭衆，隸兼崔蔡，草並杜章，真集章鍾，章齊皇索，潤色古今，登峯造極，雖張華、稽康、山濤、阮籍、向秀輩，翰墨稱一時奇秀，皆非其匹。傳子若孫及郗超謝朓等，而獻之獨擅其美。傳甥羊欣，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僧智永，智永傳唐虞世興，世南。世南傳歐陽詢，褚遂良。遂良傳薛稷，號爲貞觀四家。而孫虔禮獨以草法著，稷傳李邕，賀知章。詢傳陸柬之。柬之傳子彥遠。彥遠傳張旭。旭傳顏真卿，李白，徐浩。真卿傳柳公權，僧懷素、鄧彤、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凝式。凝式傳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李建，周越，皆知名。蘇舜欽，薛少彭繼之，以逮米芾，父子相傳，盛行於世。芾甥王延筠擅名於金，傳子澹遊，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得之，而趙孟頫尤於米法有深造，超入魏晉。師之者章子山，俞子中輩，又各以書鳴。子山傳危太樸，饒介之。太樸傳宋瑤，杜環，詹希元。介之傳宋克。明初揭傒得其祖後斯父法楷法之傳授，亦與宋杜濟名。終明之世，自以文徵明，董其昌爲最。

著，然如臺閣名賢，山林處士，間有簡札遺墨，亦皆侍能承唐宋流風於未替。遜清一代，則以高宗好書，集歷代之名書真蹟，藏之內府，勅摹精刻，得以流傳，一時侍臣朝士，驟然從風，名家輩出。然館閣之體，終嫌姿媚，山野之氣，或近粗曠，漸推大家者，厥惟劉鏞、錢澧、何紹基、翁同龢諸人，足以當之。而各不相承，成疎其妙。乃若翁方綱，潘祖蔭輩之精鑒賞，包世臣、曾國藩等之論筆法，雖不必皆以書名，其於書學之助，功亦非小矣。

### 書家逸事

#### 張旭以頭濡墨作書

張旭嗜酒，每大醉狂呼，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作書，既醒，自視以爲神。（見澄懷錄）

# 書學之天才與工力

李心莊

人類資稟，各有不同，或聰或鈍，或頑或靈，其一生事業之大小及其藝能成就之巧拙，常由此而判。此所謂出於天賦，與生俱來，而不能不有是差別也。然孔子嘗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生知」指資稟之聰者言。「困知」指資稟之鈍者言。無論聰鈍頑靈，只要努力求知，其結果並無二致。似此，則資稟亦不能限制人之事業及成就。是故孔子又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困知學知所以補先天之不足。唯在既知之後，則復有賴乎行。人之不行，只是未知。或安行，或利行，或勉強而行，此亦全視其天資之高下，以生是差別。易言之，即工力是也。工力有順有逆，順者謂之利謂之安，逆者謂之勉強，然人生用力，只爭成敗，不問順逆。一切皆以成功為標的，若不成功則安行利行，亦歸於空虛。若其成功，則雖勉強而行，亦屬於勝利。由此可見，聰明靈敏之人，固屬得天獨厚，但仍不可以自恃。而鈍笨頑拙之人，若能勸勉淬進。其所造就，亦不盡輸於聰敏者。此惟在於勵志與努力。一稍自暴自棄，則相去霄壤矣。

以上所言殆可謂為鐵一般的原則，今用之以論書學，似亦無能例外。書學本為高尚藝能之一種。藝能最貴乎有天才。然天才不能據為成功之唯一條件。右軍瀆墨為池，智永聚筆成塚，此兩大書家資稟，非不甚高，然必朝夕揮毫積力二三十年而後變成其驚人之造詣。若使淺嘗輒止，半途而廢，無論如何聰穎，亦難望其有成。是故天才不可恃，而可恃者唯工力，右軍智永之成功，即在於工力之獨到，不可謂其資稟之獨異。歷代大書家，大抵如此，今舉王氏二子以作例證而已。



然以吾所見，亦有甚堪怪異者。族兄李振中曾爲師長，後在甘肅省政府祕書長任內，乘車外出，遇險而死。其間居在滬時，寓法租界霞飛坊六號，每日必臨顏魯公帖二百字，如是者一年有餘，並延師爲之指授筆法，竟久之無稍進步。累千百紙，只見其粗硬方正而已。頗自懊喪，一日午後，吾至其寓所，一登樓，即見壁上高懸一紙，所書極爲圓勁逾拔。吾驚呼之曰，「是得無士別三日宜刮目相待乎，何其進步如是之速也！」振中歎曰，「此非吾所書也，晨間，次女偶執筆而爲之，竟爾跨竈，老夫將退謝不敏矣。」旋叩以此女常臨帖乎？曰：「未之有也，年僅十四耳。」振中從此果擱筆，此一異事也。又吾友王宜漢君現任立法委員，寓歇馬場鄉間。去春吾因觀瀑之便，過王君寓所，飯後，王君引吾至其書室，指壁上所懸之聖教序橫軸，曰：「是吾次兒所書也，此子未嘗學書，一日得楮帖，率爾臨之，竟適肖萬分，首尾終篇，無一字舛漏。」言下相顧詫異。以吾所見友人中之寫聖教序者，幾無逾於此矣。執此而論，豈非完全本於天才而絕無工力之可指乎。然吾終謂其出於偶然的靈巧，而不得稱爲本然的造詣。倘令再臨再寫，其拙劣或視此有天淵之別矣。唯可供研究者，即此少年稚女，於此際何以獨發見其偶然之靈巧？未習畫者，吾未見其一旦忽能爲米顛爲倪迂，未學詩者，吾未見其一旦忽能爲放翁爲山谷。而於書乃獨能是，此殆爲一不可思議之奇蹟。堪爲一述也，以吾所聞，類此者尙甚多，今姑舉一二，僅就目見而較爲詳確耳。

又吾友孫奐翁君曾任行政院祕書，當其在太原爲黨導道尹時（民十一年），吾嘗過其官署，見辦公室內滿壁碑帖，收顏帖尤多。架上之紙，有如登障。案頭之筆，有若松林。於以知孫君之工力深矣。嗣觀所應友人求書之件，無論屏軸聯額，皆佳妙非常。友人中或出孫君前兩三年所書者，則比較之下，日進千里。益信其積久不懈，故能致此。此乃真正之造詣，所謂工力最可恃也。然孫君亦自有其過人之資稟。若非資質聰敏，則工力亦難奔赴。嘗見有習畫甚勤者，其受業亦爲名師，然以限於稟賦之故，孜孜一二十年，仍是粗拙，仍是笨滯，毫無神妙清逸之致。見者將嗤爲畫匠，而不以畫家稱之。可見工力有時，並不能爲役。學書者亦常如是。唯有

天資之高，益以工力之厚，則出人頭地，蜚聲藝苑，自任意中。若徒恃其天才或工力一端，雖亦偶獲成功，然難臻絕頂矣。

推極而論，畫品之神妙清逸者，尚不徒恃天才與工力，於此二者之外，有一最要的條件，即高度文化修養是也。畫學書學初無二致，作者文化修養至於何等地步，其書法亦必企及何等品格。知書者常由書品，而認識作者之修養程度，且可判定作者之果深於某一種的修養。修養一事亦非易言。其與天才及工力，關係極為密切。蓋有某種天才然後與某種修養為接近。而工力亦必與修養同時並進，然後面面純熟，益臻高妙。吾請敬告世之有志於書學者，若其天才優美，固已勝人一着，而工力與修養，仍不可缺。即其資稟魯鈍亦不可意冷心灰，只能久於用功，深於修養，成就所到，必不亞於聰穎之人，或尤有過之。聖人之言不我欺，吾言亦不欺人也。

# 說 墨



朱錦江

- 一、墨史略
- 二、墨工考
- 三、墨品鑒
- 四、用墨(蓄墨)
- 五、墨譜

上黨碧松烟，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黃頭奴子雙鸚鵡，錦囊卷之擁包間，今日贈予闌亭去，興來酒筆會稽山。

李白酬張司馬惠墨歌

## 一、墨史略

釋名：墨，晦也。謂平滑如砥石也。說文：墨書墨也。從土黑。段註書墨也。蓋筆墨自古有之，其字作。按即烟煤所成土也。又黑，火所熏之色也。從炎上出。按四古窗字，其字作，段注熏者火上也。古人灼龜，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乃吉。尚書洛誥云：惟洛食漢文，大橫入兆是也。然古人所用之墨，石墨耳，非煙墨也。考石墨起於漆書之後，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則墨是也。漢以後松烟煤暨盛，石墨遂堙廢。元陶宗儀輟耕錄謂上古無墨，竹挺點漆為書，中古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

烟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滯耳。

考漢以前之石墨，其用甚廣，周書有涅墨之刑，涅，染也。論語曰：「涅而不緇，緇黑色，涅卽染黑也。」莊子有舐筆和墨之語。左傳子墨衰經，晉於是始墨，凡此殆石墨之運用也。當時婦女亦用以修眉，張敞畫眉，固隄乎後矣。楚詞曰：「粉白黛黑，施芳洋只」。韓非子：「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國策：「鄭周之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此婦女畫眉之最早記載也。田縞中華古今注，有魏武帝詔宮人作白妝青黛眉之記載。後世人有「輕鬟雙黛螺」，「愁損翠黛雙蛾」，皆本之也。特古人稱青、翠、黛黑、翠黛、黛綠，皆元色之渾稱耳。迨及魏晉，墨丸發明，至宋而墨法大備，婦女畫眉，亦改用之矣。陶穀清異錄云：「自昭哀來，不用青黛掃拂，皆以善墨火煨染指，號薰墨變相。」是其證也。當時名妓瑩姐，善畫眉，被謗爲「膠眉變相」。足徵膠墨之偏行。

考石墨之產地，以甚廣博，括地志云：「東都壽安縣，洛水之側，有石墨山，山石盡墨，可以書硯，故以石墨名山。」鄭元注水經：「鄴都銅雀臺北，曰冰井臺，高八尺，有屋一百十間，上有冰室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雲麓漫抄云：「陸雲與兄書有云：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令送一螺，不知險糜石墨果何物爲之。」按雲麓漫抄又記云：漢尙令僕丞郎月給險糜墨大小二枚，合之陸雲之說，似此險糜石墨，與普通石墨有別，意者，此爲石墨精製之上品歟？志之待考。」新安郡記亦云夥南一十六里有石嶺，上有石墨，士人多採以書，有石墨井，是昔人採墨之所也，今懸水所滌澈，其井轉益深矣。

再據廣州記云：「懷化郡掘壑得石墨甚多，精好寫書，今山中多出此石，亦可以入朱硯中使云云。明代田藝衡留青日札云「今廣東始興縣溪中出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岳陽風土記有烏石山，在州南，所謂烏頭石也，其地五山相峙，亦名五龍山，下有港，水中石如墨，磨嚙之可愈喉膈熱之疾，或亦可代墨等記載。酉陽雜俎亦云無勞縣山出石墨，爨之彌年不消。三才藻異云：「畫眉石出宛平縣」，納蘭容若著淥水亭雜識有

云「齋堂村西山之北百餘里產畫眉石處也」。按齋堂村在今北平。

楊升庵譚苑醒云：山海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而墨丹出，石涅墨丹，即今之石墨也，一名畫眉石，上古用漆書，中古用石墨，後世用烟墨。」據以上記述，則知石墨之出產，幾徧南北各地，無怪其應用之廣博也。迨烟墨出而石墨始堙。亦猶印泥之創進，油印行而水印廢耳。

### 一一、墨工攷

烟墨既起，石墨告退，考工有記。可得而聞。按韋中將墨法云：今之墨法，以好醇松烟輕搗，以細絹篋于缸中，篋去草芥，此物至輕，不宜露篋，慮飛散也。烟一斤上好膠五兩，浸椽皮汁中。椽皮汁即江南石檀木皮也。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所述合墨法，大致與此相似。惟云加硃砂，麝香，等分合調。下篋白中，寧剛不宜澤。搗三萬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過二月九月。天濕易敗臭。寒則難乾。輟耕錄亦有九蒸萬杵爲貴之說。

製烟墨以麻油烟爲上。蓋色黑也。避暑錄話有云。近歲潘谷親造者黑，它如張谷陳瞻與潘使其徒造以應人所求者，皆不黑也。寫字不黑，視之毫毫然，使人不快意。又云近有授余油烟墨法者，用麻油燃密室中。以一瓦覆其上，即得煤。極簡易。膠用常法，不多，以外料參之。試其所作良佳，大抵麻油則黑，桐油則不黑，世多以桐油賤，不復用麻油，故油烟無佳也。

油烟之外，又有松烟，但宜取山上之松，平地松則不宜也。故墨工輒以黃山松烟相號召。老學庵筆記云，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蓋新安墨工戴彥衡所造。自禁中降出雙角龍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畫也。中官欲於苑中作墨，取西湖九里松作煤，彥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其慎重如此。

取烟之法，宜用遠突寬竈，始得精烟，東坡題跋有云。金華潘衡，初來僑耳，起竈作墨，得烟甚豐，而墨

不其精，予教其作遠突寬竈，得烟幾減半，而墨乃爾，其印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

蓋東坡一代書宗，其墨跡豐贍，則其所耗之墨可以想見。故嘗自製墨。志林所載，歷歷可考。記云乙卯臘月二十二日夜墨竈火大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著書。然東坡非能自製墨，蓋有潘衡其人，為公從事耳。但初衡亦無所成，試以此記與避暑錄話比照觀之，將令人絕倒。略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趨之。余在許昌，見子瞻諸子，因問其季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儋耳無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為煤，中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爐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和之，不能挺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是謝去，蓋後別自得法，借子瞻名以行也。賈人盜名，古今一轍，然潘衡終不愧為製墨能手耳。製墨除烟煤而外，重在用膠，膠以鹿膠為上。考工記曰，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大赤。衡夫人曰，墨取廬山松烟代郡鹿膠，鹿膠一名黃明膠，非牛膠也。世以牛膠製者為劣墨。陳慥負暄野錄載，煤六膠四，是其成分。古法亦有加漆同搗者，亦有加真珠犀角，其實皆奢侈之品，且不必要。

除煤膠以外，則以麝香為重要材料，以多為上，東坡題跋有云，李方叔遺墨二十八丸，皆麝香氣襲人云。是元存道曾倅陰平得麝數十臍，皆盡之於墨，雖近歲貴人造墨，亦未有用爾許麝香也。

以上製墨方法大概也。再攷之古來著名墨工，據茗溪漁隱詩話引遜齋間覽云：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庭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庭珪始名庭邽，其後改之，故世有奚庭珪墨。或有作李庭邽字者，誤也。墨亦不精。庭珪之弟庭寬，寬之子承宴，宴之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然皆不及庭珪。祥符中治服應宮用庭珪墨為染飾，令人間所有，皆其時餘物耳。有貴族嘗誤遺一丸於池中，疑為水所壞，因不復取。既逾月，又墜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其墨，光澤不變，表裏如新，其人益寶藏之。聞見後錄，太祖下南唐，所得李庭珪父子墨同他物，不以為寶，後有司更作相國門樓，詔用墨漆，以李墨充之。至宣和時，李墨之

得，艱於黃金矣。據徽州府志云，吳楚製墨得李庭珪遺法，文待詔嘗記其墨法爲神品，可謂推崇之至矣。然據四譜所載，李氏之先，尙有祖氏，陽定人，唐之墨官也。居易水，易水其墨之發祥地歟？宋人張過供御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天中記載石崇奴券曰，張金好墨，過市敬螺，是晉代亦有墨工張金其人，更先於祖李二氏矣。

東坡嘗云：有潘谷其人，作墨精妙，雜用高麗煤，故詩云，祖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潘谷不特爲製墨能手，鑒定技能，亦臻絕詣，妮古錄云，潘谷驗墨，摸索便知粗細。聞見後錄云，黃魯直就几間間取小錦囊中有墨半丸以示潘谷，谷隔錦囊手之，卽置几上，頓首曰：天下之寶也。出之，乃李庭珪作耳。又別取小錦囊，中有墨一丸，谷手之如前，則嘆曰。今老矣，不能爲也。出之，乃谷少作，其技之神如此。

### 三、墨口鑒

墨工既艱，品鑒斯別。要而言之，質、光、量、色。東坡志林嘗云，司馬溫公評茶與墨云，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公則曰，香與堅，則又茶墨之總相同者。此論與晁氏墨略有出入。

晁氏墨經云，墨以紫光爲上，黑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爲下。光與色不可廢一，以久而不渝者爲貴。然忌膠光，古墨多有色無光者，以蒸溼敗之，非古墨之善者，其有善者，黯而不浮，明而有豔，澤而無漬，是謂紫光。凡以墨比墨，不若以紙比墨，或以研試之，或以指甲試之，皆不佳，此論色澤，甚爲精到，皆言從硯上試之者。

色澤而外，辨聲其次。晁氏墨經云，凡墨擊之以辨其聲，醇烟之墨，其聲清響。雜烟之墨，其聲重滯。若研之以辨其聲，細墨之聲膩，麤墨之聲齶。蘇謂「打硯」，膩謂之「入硯」。

辨聲而外，輕重又爲一法。晁氏墨經云，凡墨不貴輕。（按此與志林所記相反）舊語曰煤貴輕，墨貴重。今世人採墨膏輕甚非，煤麤則輕，煤雜則輕，春膠則輕，膠傷水則輕，膠爲溼所敗則輕，惟醇烟法膠，善藥良時，乃重而有體，有體乃能久遠，愈久益堅。溼則不能敗，自然成質，非輕非重，此說亦有至理。

輕重而外，新故爲又一評定法也。經云，凡新墨不及故墨。衛夫人曰，墨取十年以上，強之如石者，蓋其愈久益堅，且白物久斯變黑，况其本黑之物，煤久而黑，黑而紫，膠入而固，固乃發光彩，此古黑所以見重於世。

本草綱目稱墨爲辛溫，無毒，主治止血生肌膚合金瘡，治產後血暈，崩中卒下血，醋磨服之，又止血痢等，蓋皆膠麤與楮皮汁之作用也，世以陳墨治血症者本此。

#### 四、用墨（蓄墨）

書畫名家，多喜蓄墨，一如良賈之盛藏耳。老學庵筆記云：東坡自儋歸至廣州，舟敗亡墨四篋，平生所寶皆盡，僅於涪子處得李墨一九，潘谷墨兩丸，自是至毗陵捐館舍，所用皆此三墨。蓋公晚境，書漸逾練，故用墨特寡，而所寶之墨，至於四篋，亦云富矣。

蓄墨往往爲學人嗜好，不必在用也。然茲餘筆載：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斤，或以爲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爲也。語簡心長，可爲深省。

藏墨之法，昔人謂之養蓄。墨經云，大凡養新墨納輕器中，懸風處，每札以紙封之。惡溼氣相持，不可臥



放，臥放易曲。凡蓄故墨亦利頰風日，時以手潤澤之，時置於衣袖中彌善。雖然，蓄墨亦須能用，終身墨奴，其又何取。東坡志林言：石昌言蓄庭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當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爲好事者之戒。坡公所記，亦足玩味。

蓄墨要在能用，不然，雖多奚益。用墨之道，約有二端，研磨蓄養，此形下之用也。揮洒濃淡，此形上之用也。要以後者爲難。游宦紀聞云，書大字用松烟墨，每患無光采，而墨易脫，偶得太乙宮一高士書符用墨法，試之果妙。其法以黃明膠半兩許，用小水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烟墨時，以膠兩蜆殼，研至五色見浮采，再添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則入生薑自然汁少許，或鎔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蓋松烟之製，本自無膠也。

膠墨之用則較簡易，然亦須研之得法。古人研墨不厭其遲。古語云，研墨如病，墨直研爲宜。不可欹斜，亦不宜儲硯中過久。此形下之用也，既上所述矣。文徵明云。「胸襟不高，則用墨無法」。此所謂用墨乃形上之用，筆墨之道耳。臨池心解云：「筆墨二字，時人都不講究，要知畫法字法，本於筆，成於墨，筆實則墨沉，筆浮則墨漂。又云楷法用墨欲腴，用筆欲圓，轉而有勁，乃墨澆癡肥，絕無鋒穎，似龜鼈之縮項足。行草須宛轉回向，沉着收束，乃似枯槁敗蔓，縱橫道上，而云出自魏武鍾傅顛旭狂素，墮入魔道，良可憫也。」

蓋書法用墨，貴不旁出，所謂點如空中隊石，畫如陣雲橫布，鈎如折釵，豎如屋漏是也。此從用墨之豐瘠立論，此外濃淡亦大法也。臨池管見云：用墨之法，濃欲其活，淡欲其華，非墨寬不可。古硯微凹，聚墨易。可想見古人意也。濡染大筆何淋漓。淋漓二字，正有講究，濡染亦自有法，作書法須通開其筆點入硯池，如篙之點水，使墨從筆尖入，則筆酣而墨飽，揮洒之下，使墨從筆尖出，則墨涸而筆凝。杜詩云：「元氣淋漓障猶釋。」古人字畫流傳久遠之後，如初脫手光景，精氣神采，不可磨滅。不善用筆者，濃則易枯，淡則近薄，不數年間已淹淹無生氣，不知用筆，安知用墨。

畫法用墨，其變化過於書法，輪廓着紙，不知幾經洗鍊，點、染、渲、烘。更宜有濃淡參停之妙，所謂「墨分五采」，「墨筆工夫」，皆極言水墨馳騁之道也。此其大要，弗克殫述。

## 五、墨譜

說墨既竟，硯有餘瀋，點記墨之諧趣數事，用資談助。

墨與積學能文或幽人逸士，有不解之緣，列仙傳謂安期生以醉墨洒石上皆成桃花，誠齋雜記謂班孟疇墨一噴皆成字跡竟紙，各有意義。可謂神奇。酉陽雜俎謂：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少嘗夢人遺以墨丸盈袖，文思大進。列朝詩集小傳載唐寅少嘗乞夢九鯉仙，夢人贈墨一擔，自是才思益進。清暑筆談云，士大夫胸無三斗墨，何以運管城。東坡謂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墨汁小啜之。珍珠船載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此或爲後世譏人不通爲胸無點墨之所本。考秀才爲倒吊墨汁，意亦近是。書人嗜墨，見友好所有，輒攫奪而去。東坡題跋云，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常攜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魯直甚惜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鴛，遂奪之，其風趣如此。

常熟縣志載吳拭字去塵，好讀書鼓琴，做易水法製墨，遇通人文士，倒囊相贈，富人厚價購之，輒大笑曰，勿以孔方兄辱我客卿也。此與王孟端月夜贈竹故事相似。

文嵩撰松滋侯傳，子虛烏有，蓋戲墨也。托名易玄光，字處晦，燕人也，其先號青松子云云。其後又云有居泰山者，秦始皇巡狩至東岳，因經其隱所，拜其兄弟五人爲大夫焉。其實五大夫爲官階，非五人也。但亦諧趣可喜。

# 書學偶筆

許世英

書中斷自商周。秦漢中經魏晉六朝。下逮唐宋以後。魏晉而上。其體代有變遷。姑不具論。茲專論楷法。楷書以六朝為宗。時去古未遠。法於篆，故能剛柔互用。而遂處迴鋒。法於隸，故能內方外圓。而真力彌滿。源黑有濃淡枯潤。而纖毫必到。著紙有輕重疾徐。而肘腕必提。取勢有向背。布白有疏密。姿態有豐腴蒼勁之殊。用筆有逆入平出轉折頓挫之妙。若能以蹲鋒鋪毫。并用於八法之中。思過半矣。

## 沈子善籌募書學雜誌基金贖書直例

楹聯	四尺	一千二百元	五尺	一千五百元	六尺	二千元	
屏幅	三尺以下	一千元	四尺	一千二百元	五尺	一千五百元	
堂幅	三尺以下	一千二百元	四尺	一千五百元	五尺	一千八百元	
冊頁卷子	每方尺	八百元	指臨法帖	小品	一萬元	大品	二萬元

- 一、北碚中國書學研究會
- 收件處 二、重慶新街口美倫照相館

三、成都昆明西安蘭州重慶各大紙舖

(附告) 一、收到兩星期寄出 二、潤金先惠立索不應 三、三十四年四月起照例倍值

# 書林紀事

戴季陶

當年在金陵時，畏廬臥禪右任諸公，皆以書名。余年最少，而未嘗學書。在東京上海時曾與臥禪共住，始則學棋，繼乃棄棋學書。臥禪精進絕能，以是不能立不能步，夜則全身劇痛，非服藥不能入睡之病人，治事學藝，晨起至子夜未嘗息。視天下事無往非藝術。棋與書畫，自臥禪視之，與政治經濟軍事無殊。於是臥禪學棋學書，余皆與共。然天才人力，相去皆千萬里。昔年總理嘗乘輿書一聯贈臥禪，題款爲靜翁二兄先生，此蓋平生所僅有。可知臥禪之品格，爲總理所敬重乃如此矣。民國八年，余移家於吳興潛園，四工與偕，共讀於瑤瑤樓者，半年有餘，執信暨仲愷亦常自滬來遊。四工之臨寫曹全，並集曹全字爲五七言律詩，亦始於此時，然而余不能爲也。其後未幾，而執信以身殉道，又數年而仲愷亦殉道。四工臥禪長廬共事於羊城間者最久，然金陵定都未幾，而畏廬歿於任，又三年而四工歿於其羊城故里。昔年故友，其身體最衰終年與醫藥爲友非扶持不能立不能步履之臥禪，雖一別八年，然聞諸自美歸來之友人，云其精力依然無殊於二十年前，而痛苦且較昔年爲減。臥禪歸依淨土法門者十年，當其未入佛門時，卽號臥禪而名飲光，其時臥禪未讀內典，並不知飲光作何解，亦未嘗知二千數百年前世尊弟子之飲光爲何如人，更不知無量數千百年前之飲光傳如何法，遂自名爲飲光，可知其佛緣之久且大而宿根之深且厚也。余於此數子中，世壽爲最小，德行道藝爲最淺陋，今年僅及大衍，而精力已衰，明日之成就，其不能與數子比，已無待論，卽書法一藝，其不能望數子之肩背，亦深自知之矣。偶閱畏廬書，感而誌之，以留贈後賢。民國甲申白露節日。

書 學 格 言 (續)

祝 嘉

(二十一)

余既心儀逾麗之旨，知點畫細如絲髮，皆須全身力到，始歎前此十年，學成提肘，不爲虛費也。

黃小仲謂余書解側勢，而未得其要。余病小仲時出側筆，小仲猶以未能盡側爲憾。相處三月，朝夕辯證，不相下，因詰其法。小仲曰：書道之妙，在左右牝牡相得之故，一字一畫之工拙不計的。余學漢分而悟其法，以觀晉唐真行無不合者。其要在執筆。食指須高筆，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間，使食指如鵝頭昂曲者。中指內鉤，小指貼名指外拒，如鵝之兩掌撥水者，故右軍愛鵝，玩其兩掌行水之勢也。大令亦云，飛鳥以爪畫地，此最善狀指勢而已。是故執筆欲其近，布指欲其疏。

王仲瞿言其內子余禮羸夢神授筆法，管須向左迤後稍偃，若指鼻準者，鋒乃得中。

右軍以管爲將軍，明書之機樞在管，而管不可亂動也。今小仲之法，引食指加大指之上，置管于食指中節之端，以上節斜鉤之，大指以指尖對中指中節拒之，則管當中指節灣，安如置牀。大指之骨外突，抑管向右，食指之骨橫逼，挺管以向左，則管定。然後中指以尖鉤其陽，名指以爪肉之際拒其陰，小指以上節之骨，貼名指之端。五指疏布，各盡其力，則形如握卵，而筆鋒始得隨指環轉，如士卒之從旌旄矣，此古人所謂雙鉤者也。

仲瞿之法，使管向左拖後稍偃者，取逆勢也。蓋筆後偃，則虎口側向左，腕乃平而覆下如懸。如是名指之筋，環肘骨以及肩背，大指之筋，環背灣以及胸脅。凡人引弓舉重，筋必反紐，乃長勁得力，古人傳訣，所爲

著懸腕也。

唐賢狀撥鐙之勢云：如人並乘，鐙不相犯，蓋善乘者，脚尖踏鐙必內鈞，足大指著鐙腿筋皆反紐，是並乘而鐙不相犯，此真工於形似者矣。

筆既左偃，而指力鈞，則小指易於入掌，故以虛掌爲難；明小指助名指揭筆，尤宜用力也。大凡名指之力，可與大指等者，則其書未有不工者也。然名指如桅之拒帆，而小指如桅點之助桅，故必小指得勁，而名指之力乃實耳。

山子之法，以筆豪平鋪紙上，與小仲始長終乾之說同，然非仲瞿之法，則不致此也。蓋筆向左迤後稍偃，是筆尖著紙卽逆，而豪不得不平鋪於紙上矣。

始長終乾者，非指全字，乃一筆中自備八方也。後人作書皆仰筆尖鋒，鋒尖處巽也。筆仰在畫之陽，其陰不過副豪濡墨以成畫成形，故至坤而止，作者僅能完一面耳。惟管定而鋒轉，則逆入平出，而畫之八面無非豪力所達，乃後積畫成字，聚字成篇。過庭言：一筆成一字之規，一字乃通篇之準，謂此也。蓋人之腕，本側倚於几，任其勢，則筆端仰左尖成尖鋒；鋒既尖，則墨之所到，多筆鋒所未到。是過庭所讓任筆爲體，聚墨成形者也。

小仲所以憾未能盡側者，謂筆鋒平鋪，則畫滿如側，非尙真側也。

予嘗題執筆圖曰：全身精力到豪端，定氣先將兩足安，悟入鵝羣行水勢，方知五指力齊難！蓋作書必期名指得勁，然予練名指勁數年，而其力乃過中指。又數年，乃使中指與名指力均，以迄於今，作書時少不留意，則五指之力，互有輕重，而萬豪之力，亦從之有參差。

撥鐙宜於坐書，至長幅大字，不得不立書者，則其法著於心成頤。而注家誤會，於其言執筆安足者，皆以字體畫形說之。蓋立書長幅，必不能用左手稱翼如之勢，以平其氣。是以右半腹必貼几，右腹貼几，則左半腹

側離几，左足舒而注後，則氣不至偏右而上浮，故言長舒左足，潛虛半腹也。右手斜伸如一角向前者，則右肩必展，故言迴展右肩，峻拔一角也。

錢魯斯執筆，指腕皆不動，以肘來去。（包世臣藝舟雙楫）

（二十一）

朱九江先生執筆法曰：虛掌實指，平腕豎鋒。吾從之學，苦於腕平則筆不能正，筆正則腕不能平。因日窺先生執筆法，見食指中指名指層累而下，指背圓密，如法爲之，腕平而筆正矣。於是作字體氣豐勻，筋力仍未沈勁，先生曰：腕平，當使杯水置上而不傾；豎鋒當使大指橫撐而出。非職運筆者腕也，職執筆者指也。如法爲之，大指所執愈下，掌背愈豎，手眼骨反下欲切案，筋皆反紐，抽掣肘及肩臂。抽掣既緊，腕自虛懸，通身之力，奔赴腕指之間，筆力自能沈勁，若飢鷹側攫之勢。於是隨意臨古碑，皆有氣力，始知向不能書，皆由不解執筆，以指代運，故筆力靡弱，欲臥紙上也。

古人作書，無用指者，筆陣圖曰：點畫波撇屈曲，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夫用指力者，以指撥筆，腕且不動，何所用一身之力哉！欲用一身之力者，必平其腕，豎其鋒，使筋反紐，由腕入臂，然後一身之力得用焉。或者乃謂撥鐙法，始自唐人，六朝無不參指力者，可以筆陣圖說證明之，徧求六朝，亦無用指運筆之說也。

學者欲執筆，先求腕平，次求掌豎，後以大指與中指相對懸管，令大指之勢倒而仰，中指之體直而垂，名雖曰執，實則緊挾其管；李後主所云在大指上節下端，中指著大指，名指在爪甲肉之際也。

大指中指夾管，已自成書；然患其氣浮而不沈，體超而不穩。又患腕平則筆鋒多偃向右，故以名指撥之使左。又患其撇力推之使外也，則以食指撥之使內。四指爭力，勢相盛迫，鋒自然中正渾全；掌自虛，腕自圓，筋自反紐，而通身之力出矣。

韓方明曰：置筆於大指節前，大指齊中指，相助爲力，指自然實，掌自然虛。

盧攜述羲獻以來相傳筆法曰：大指擡，中指斂，第二指拒，無名指從。

林韞傳盧肇撥鐙法，亦云以筆管著中指尖，令圓活易轉運，其法與今同。蓋足踏馬鐙淺，則易轉運，撥鐙二字，誠爲妙譬。蓋崔杜之舊軌，鍾王之正傳也。

以指運之說，惟唐翰林密論乃有之，其法曰：作點向左以中指斜頓，向右以大指齊頓，作橫畫皆用大指遣之，作策法仰指擡筆上，作勒法，用中指鉤筆澀進，覆畫以中指頓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自爾之後，指運之說大盛。韓方明所譏今人置筆當節，礙其轉動，拳指塞掌，絕其力勢。然則唐人執筆，固多不善執筆者矣。宋人講意態，無施不可。東坡乃有把筆不定法，要使弱而寬，以永叔指運而腕不知爲妙，蓋愛取姿態故也。夫以指數俯仰運送，其力有幾，運送亦不能出分寸外；苟過寸字，已滯於用，然則又易執筆法乎？則未得國能，失故步矣。

夫用指者，筆力必困弱而臥紙上，勢爲之也。包慎伯論書精細之至，然其要歸於連指，謂大指能揭管則鋒自開，引歐蘇之說以爲證。乃謂握之太緊，力止在管，而不在豪端，其書亦必拋筋露骨，枯而且弱，其說粗謬可笑。蓋慎伯欲講墨法，又好言萬豪齊力，不得其故，而思借助於指。不知執筆既緊，腕平掌豎，俾手眼之勢，欲斜切於案。以腕運筆，欲提筆則豪起，欲頓筆則豪鋪，頓挫生姿，行筆戰掣，血肉滿足，運行如風，雄強逸蕩，安有拋筋露骨枯弱之病。慎伯自稱，其書得於簡牘，頗傷婉麗。則逸少龍威虎震，大令跳宕雄奇，豈非簡牘乎？不自知婉弱之田，敗績在指，而反攻運腕之弱，不亦謬乎？此誠智者不慮之失，余慮惑於慎伯之說，故亟正之：

執筆高下，亦自有法。衛夫人真書，執筆去筆頭二寸，此蓋就漢尺言之，大約執筆總以近下爲主。盧攜曰：執筆淺深，在去紙遠近。遠則浮泛虛薄，近則搃鋒禮重，體態甚精。包慎伯述小仲法曰：布指欲其疏，則認，執筆欲其近，則有得之言也。



近人執筆多高，蓋惑於衛夫人之說而不知考，亦由宋明相傳，多作行草，不能真楷之故。蓋其執筆太高，勢虛浮，故不能正書也。近人又矜言執筆欲近之說，以爲不傳之祕，亦爲可笑。吾自解執筆，就已低下，人多疑之，吾亦不能答其搵重之故。閱諸說，頗訝其暗合，後乃知吾腕平，大指橫擡，執筆自不得不近下。以此知苟得其本，其末自有不待學而能者矣。

包慎伯又述仲瞿言，管須向左後稍偃，自然逆入平出，卷豪而行。此法不止矜爲祕傳，且託於神授矣。吾腕欲平而大指擡出，管常微偃右，自學執筆時，卽能逆入平出，卷豪而行矣。蓋常人執筆腕斜欹案上，大指向上，筆管必斜，豪尖必向左，落筆旣順，畫則筆尖向上，豎則豪尖向左，其鋒全在邊線，故未能萬豪齊力。若腕能平，使手眼幾欲切案，則無論如何執法，管自向左，但鋒仍自外耳。惟以中指直擡之，則鋒自向內。又有大指橫擡，直出拒之，食指亦橫出作橢圓形，以指尖推筆，故管自向左，鋒自拖後向右，名指控禁之，則鋒自定。筆在四指之尖，轉動空活故類撥鏡。王侍中書訣，所謂中控前衝，拇左食右，名禁後從，皆悉暗合。侍中用衝禁二字尤精，蓋不用大指食指指尖推筆，則不得爲衝。名指在外，禁定其筆，只能謂之禁，不能謂之拒也。然吾之暗合古法，亦不出腕平，欲置杯水而不傾，大指橫擡而出二語而已。

黃小仲云：食指須高如鵝頭昂曲。欲其如是，大指橫擡出拒筆，食指自有是勢。故苟能腕平指橫，則王侍中石木之訣，小仲不傳之祕，仲瞿神授之說，慎伯累牘之言，皆備有無遺。富哉言乎！故學貴有本，小藝亦其理也。

吾爲之語曰：平腕，欲手眼之向下。橫擡大指，欲其指平而執低，手眼向下，則腕反而筋紐。大指橫平下拒，則掌豎而食指昂。右腕挺開，則鋒正對準。腕懸而筋背力出。在腕挺開貼案，則氣勢停勻，右腕益虛活。如是則八面完全，險勁雄渾，篆真行草，無不得勢矣。蓋隸書橫匾，故勒爲最難，其努次之。腕開則得橫勢，順勢行之，則書平滿有氣。對準，則努垂下自有勢。筋紐，則險勁自出。自此學書，無施不可，視學之淺深高

低，以爲書品之高下耳。

榜書握筆，亦與小字異。韓方明所譚握筆五指垂下，捻筆作書；蓋伸臂代管，易於運用故也。方明又有握筆之法，捻筆握於掌中，其法起於諸葛誕，後王僧虔用之，此殆施於尺字者邪？（康有爲廣藝舟雙楫）

### 鄒承銓捐贈書學雜誌經費書直例

聯	四五尺	一千元	屏幅	三四尺	一千元
堂幅	四五尺	一千五百元	扇冊		五百元

一、北碚中國書學研究會

收件處 二、遵義浙江大學

三、重慶新街口美倫照相館

一、以一百件爲限

（附告） 二、收到兩星期寄出

三、三十四年四月起照例倍值

# 書苑鏤錦(二)

游 壽

論西周虢國書風 殷周古文，東西異系，方員肥瘦，各成風氣，時賢固已前論之矣。余觀虢國諸器，最得西周王朝華貴氣象。案虢國忽然興盛，倏又滅亡，推想其國為王室近親，侈縱驕盛，宜為晉人吞滅之，內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是為東西虢，東虢國既微弱，又為子爵，西周末顯，平王之世，以立王子余臣，負其險固，為鄭所滅。傳世諸彝器，當是西虢所鑄，夷王之世，虢文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竹書紀年後書西羌傳引）自宣王至東周初年，有勳勞於王朝，幽王時，虢公石父與褒似，實亂王政。東遷後林父忌父為王卿士，以數伐晉國，為晉獻公所滅。自夷王至晉獻公十九年（周惠王十九年魯僖二年）而亡，中間二百年。觀其諸器，當在西周夷王至宣王間，不過數十年耳。諸器之先後次第，當以虢叔旅鐘為最早。其書員筆，與毛公鼎相同，然纖細轉折處有方意，尚存楔形筆餘味，此是周初殷系筆意，似與宗周鐘同時，抑在厲王之世，其餘虢白鬲，虢文公子鬲，虢文公子鼎，虢白大父鼎，虢季子組般，及壺，虢中般，虢中簋，虢叔簋，及盞，諸器，其書體皆自相似，唯虢中簋較為厚重整齊，虢文公般取衝勢，結構稍存古意，然出筆意趣，自是同一時期風氣。傳世虢季子白盤，為西周書體之最流美者，以此盤面積之大，故分行布白，自然暢朗，固不能以東周齊楚書勢之流麗，而疑此器在平王之時。玩其筆致，與虢叔旅鐘多自相似，且其精神變動，宣王以後不能有此刻也。

論黎苗摩崖 紅巖摩崖，在貴州安順西百里，淺紅色，字畫深如新，無剝落痕迹，余見原拓本，衡一丈八尺，縱七尺，（市尺）共三十五字，大小字形不等，用筆或方或員，實似夏殷銅器古篆，於是論者。附會云殷高宗伐鬼方至其地摩崖記事焉。光緒丙午，善化瞿鴻錫，募遊至其地，觀賞之餘，歷加考據，題跋其後，此不過

文人好事耳，其字實不可識，今之貴州苗夷，是否古鬼方之支裔，自當別論。以此摩崖爲殷高宗伐鬼方題字，則過於穿鑿。世界任何民族，皆有其記事之符號，其進化之民族，原始符號，可演變爲文字。就今字內所見黎苗之摩崖，固不止安順紅巖而已。卽如吾閩，有黎余二種人，有三種奇異刻字，宋人所見之永泰縣觀音寺摩崖，寶刻叢編：『篆書十字，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閩人黃孝立爲余說曰，山無名而甚高峻，石皆頑無復鐫刻之迹，如人以手指畫，如泥而成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拜金書字圖，號天篆者，視其與此正同』。

（下略引）  
（集古錄）

又近時新出者漳州汰溪前古文二種，其一八字，四方尺。

其一七字，又似二字，衡尺八寸縱三尺四寸。其畫狀視紅崖尤爲詭異，有一字似畫作人臉，頗似殷契菁華鬼方之鬼字，唯此作圓圈耳。其時代與字皆不可考識，卽今之夷家黎苗皆有其記事文字，與此數種摩崖書體形狀當是一系統。幼時見一余巫，所畫符咒，亦頗似之。故衡岳岫嶺碑，先儒好事強爲之讀，人言言殊，今以此推之，亦是衡湘苗民之摩崖，安得一與夏殷史事符合哉。

論唐人小楷 晉唐人小楷，有法度而存天真趣，翁方綱極稱御史臺及郎官石柱題名之小楷，此蓋唐人臺閣之書，其佳固無論矣。然唐人書經卷石幢小書亦真妙可喜，下至僧道婦人，並皆閎善。高士奇江村消夏錄，載唐僧義道書法華經，爲與其妹陳鸞子丁共寫薦其亡母解脫清昇，云點畫波撇，一一珠回玉轉，文彩墨光，照耀眼目，自始至終，無毫髮遺恨，自唐至明且千載，紙墨完好，以爲僧願力扶持也。陳眉公一見驚異，載之祕笈中云云。唐書柳仲郢傳言，仲郢自書經史諸書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行筆，此二事可推想唐人之於小楷習之精勤矣。又見唐人墓志之石，不滿二方尺，而書志銘多則千言，少亦數百文，往往見精妙小楷。要之盛唐以前小楷有二系，一北魏，一隋妙楷，其墓志於魏張黑女刁遵，於隋董美人常醜奴。張黑女高不可企，其北魏系者，以刁遵志爲準。其隋系者，董美人志出於王朝，華麗不可及，而常醜奴志書體風氣影響於唐既久且廣。

。天寶以後，乃脫去先代習氣，從歐虞漸變，至柳公權是一代精英耳。夫周篆漢隸魏分晉草唐楷各極一時之妙。然書學技藝，要多工力，浸以意趣，理論識見雖是，而工力不深，亦不足奪人眼目，倘以畫道因緣動俗，此又藝之下者。觀僧誦道之書法華經，何曾知名於時，而千載之下，自有知己。

論刻貞石 昔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刻，稱爲三絕。以鍾太尉之貴重，乃自刻石，後世必不有是，後復知古人之愛重藝術若此。至唐猶然，李北海之狂逸，手自刻書，故當時豐碑佳志，皆記刻字姓氏，且有世業，如唐梁守謙功德頌在長慶二年強瓊刻，仇才人志則云中書省刻字官強琮奉勅鑄，世族雖不可識，當是世業相承。而秦漢刻尤難能可貴，字畫入石處甚深，至於及寸，鑄鑿直下，底反大於面，所謂如蠶蟲鑽鏤之形，非如後世豐上鏡下，似藥碾也。故雖日久剝落，而難漫滅也。

論蜀永陵玉石刻字 唐人碑帖與經生書卷二種風氣，絕不相侔，碑版書札風氣遞相轉變，蓋因名家書影響耳。而經生書卷則文字自相似，如敦煌石室殘卷之書體，與烏虜唐時來學者所鈔各種經卷六籍不問時代，不問地域，其書體相同，而與碑版殊異，乃知唐經生之俗書，此種俗書罕有刻之貞石者。唯近成都發掘之永陵玉冊二種，其書體用筆拙劣處，正與唐經卷書風相同，其書頗欲學褚遂良唐文皇帝哀冊，然竟不能去習久俗書氣勢。唐人向不習小學，而正書破體減筆種種弊病，卽名家亦不免，此實沿北派書風耳。又有玉帶七方，刻蟠龍鱗爪鬚角精細，另一函刻有銘文，其書體視玉冊尤劣，肥腫無韻味，迥非刻鏤花文可比，乃知刻書與刻花文，一人不能兼工。而玉工尤少有刻書技術，抑亦小國文物之陋爾。唯此玉帶銘文與宋人筆記所載一識語之事有關，殊有趣味，附記於後。

永平五年乙亥。孟冬下旬之七日。癸惑亥尾宿。

尾主後宮。是夜火作。翌日於烈焰中得

所寶玉一團。工人皆曰此經大火不

堪矣。上曰天生神物。又安能損乎。

遂命解之。其溫潤潔白異常。雖良

工目所未觀。製成大帶。其胯方闊

二寸。獺尾六寸有五分。夫火炎崑岡。玉石俱

焚。向非 聖德所感。則何以臻此焉謹記。（岡字原作崗）

此版長十九、四英寸，寬七、八英寸，銘凡八行，每行字數不同。永平乙亥蜀王建後宮火，太平廣記（八十六）所記一事 茲節錄之。異人黃萬祐，賣藥成都市，言人災禍無不神驗，蜀王建迎入宮，盡禮事之。後辭去，於所居壁間見題處曰：「莫交牽動青猪足，動即炎炎不可撲，鸞獸不欲兩頭黃，黃即其年天下哭」。智者不能詳之。至乙亥年起師，東取秦鳳諸州，報捷之際，宮內火延，應是玲寶帑藏並為煨燼，乃知太歲乙亥是為青猪為焚燕之期也。後三年歲在戊寅土，而建殂，方知寅為鸞獸，千與納音俱是土，土黃色，是以言鸞獸兩頭黃，此言不差毫髮。（引錄異記）

論瘦金書遠源 宋徽宗風流雅尚，書畫金石之搜羅傳播，有功藝苑，其瘦金書自是獨步一時，後世以亡國之君，書又側媚，故風骨之士輕之，學之者既少，亦不復問其所自。近者把玩唐人石刻，高宗末年，印洛墓刻，甚好尚醜奴之瘦勁，至武周中此瘦勁書成一風氣。每畫起止用筆可挫，特見鋒芒，尤以宮人墓志全在此種書體。與宋徽宗之瘦金書相似，唯唐人書多筋勁，宋書柔媚，結體較勝。此種書體石刻之最大者，即登封石淙南北崖二刻，云是薛曜正書，大徑寸，其點畫波擊瘦金書全取法於此。唯唐人風神嚴正，此與宋人不可同日語。至於史事考據王昶金石萃編詳之，茲不贅論。

## 小學書學教育之基礎

陳 公 哲

書爲吾國傳統符號之文字亦人生日用必需之技術也。逮自晚清廢科舉興新學，人人咸趨於歐西學問，以書法爲不合時宜之學術，漸不講求，日漸退化。故在今日學子中，欲求書法妍美整潔，有所謂館閣體者，亦不易得。而小學教育雖有習字課程，但乏專人指導，其文而已。其習字課本一任學生自由選擇，市售之黃自元、陸潤庠字範，滿紙鴉鶻，敷衍了事。是以近三十年來，養成一班青年子弟，字書未合社會生活需要，標準出路困難。而政府機關、政取錄事、工商事業、僱用記室，莫不以端莊字書爲尚。第人才難得，遂至用者不得其人，求者不得其學。與用之不符，此矛盾現狀之一也。數年前有外國美術家參觀上海某美術專門學校，既畢乃問曰：「吾聞中國之藝術書畫合一，何以貴校有畫而無書？」校中人亦無以對。同於今日之社會，人人皆寫字，而人人皆不講究寫字，此矛盾現狀之二也。今日之小學課程圖工音體，皆有專門教員，惟對於國粹之書法，獨付闕如。習字功課雖列入公民課程中，既無規定時間，一任國文教員隨意上課，其是否有無書法智識，不問也。而教員中若爲舊學出身，尙能略知一二，其爲中學或師範畢業生，根本上未曾受此項學術之訓練，實無方法以教人。此矛盾現狀之三也。教育部陳部長立夫有鑒於學校書法之頹廢，於民國二十七年有提倡書法之明令，毋乃全國中小學校因近三十年來書法教育之脫節，既少此項專門教師，且乏適應書法教材，故學校當局雖奉明令，亦無法推進。此矛盾現狀之四也。

竊思今日之學生，亦即將來之教員。倘今日不在學校爲立書學基礎，養成人材，則將來必無適當之書法教員。而將來普通社會字書之陋劣，較今爲甚。夫世界文化溝通，以我所無學人所有宜也。不期外人前此留學吾國，所學得之書法，攜歸而加以改變之。吾國學生竟須留學外國，而求變相之中國書法。書法亦然。倘今後吾國學者再不從事整理與提倡，一任其

頽廢將來外人又將吾國書法攙歸而加以整理吾國學生或須留學外國而求吾國之筆法事未必有然不敢決其必無殷鑒不遠可不寒而發矣故時在今日之學校不獨提倡書法且須更進爲立書學教育之基礎

「書法」與「書學」有以異耶曰有「書法」祇言執筆用筆用墨等事而已「書學」則包括書史書法書形書訣書則書具六大類而有源流作者大家身法執筆手法用筆筆鋒運動印臨點畫結構章法字範分析筆路變化選帖書病評臨六書書則正字取筆用墨擇紙配合墨硯等二十八項方畫書學之大觀故「書學」可以包括「書法」而「書法」不能包括「書學」其不同之點在此考古今言書著述不下百餘種卷集不下千冊文字不下千萬言繁者彌繁缺者仍缺若取以爲教乃事實上所難能且人莫不見而生畏中國書學之難治若此皆因卷冊浩繁向無系統倘加以科學之整理而用顯淺之說明則千字亦未嘗不能畢其事用以施教小學期年可以知書學之綱要不失爲公民應有之常識再附以講義以爲詮釋亦可作爲大學之講座以爲高深之造就

字範爲學生習字需要之課本由淺入深計有基本點畫點畫字範筆路部首組字舉例結構字範運動圖案等以爲字書之基本訓練再進當用王羲之之中楷字範分析字範大楷字範樂毅論快雪帖等以爲字體之取法一依小學一至六年級程度俟次以進此爲物質上必需之教材也以前因晉唐墨蹟難得不能用以爲學生印寫字範於是黃陸之字書乘時而興商賈逐利復轉輾翻刻徒具黃陸面貌已失字書精神學生無知教員不察於是全國學校書法教育竟支配於無知商賈之手似此青年人之書法尙堪問耶筆者前在香港時體察僑港各中小學校莫不感覺教材缺乏指導無人於是試將書學綱要編成講義出講各校並將王羲之墨底白字之樂毅論小楷法帖用照相術翻成白底墨字本製版印成中楷大楷字範施之各校用者數萬人一時書風之盛爲前此所無此書法教材之有助於教育與政令也

吾儕既爲黃膚黑髮之中國民族自有民族中之特殊文化且處於中國之環境固不能一日拋棄字書而行用歐西之橫行文字然則國粹之保存與發展應有其宜矣但在今日之學校課程既繁且多亦不宜消磨學生於書法以巨量之時間爲求用最科學之方法編著理論與教材而爲學生省時省力以同一功課規定之時間而獲得良美字書效果而非欲人人



皆成王羲之也字體則以應用字畫之真行爲準字範則以晉唐爲法蓋筆法至晉臻極法度洎唐大備古今名家莫不由晉唐而出爲正軌由斯旣得正確理論良好教材施教於學校其成就之功自當快而且易矣

在今日抗戰當中本非提倡書法之時但抗戰必能勝利建國爲將來大計而書學爲建國文化之一部且於抗戰期中學生既不廢讀則「書法」爲應有功課然則書學之提倡有賴於今日之當局與教育界耳

## 沈子善編小學寫字範本出版

三大特點 (一)符合教育部小學寫字課程標準

(二)經過長期研究與教學實驗

(三)編製新穎極合兒童學習程序

書學雜誌主編沈子善先生擅長書法從事教育研究逾三十年鑒於學習書法應從兒童時期培植基礎而國內缺乏適於兒童應用之優良寫字範本因就其多年研究心得編爲小學寫字範本全套復經著名小學試驗改訂用照相製版精印行世誠兒童學習書法之福音也

總發行所 重慶中華路大東書局

分售處 (一)全國各地大東書局分局及各大書局

(二)北碚中國書學研究會發行部

# 小學寫字範本之研究與編輯

沈子善

中國人必須能寫正確整齊之中國字，這是無可懷疑的。寫字的能力與興趣，應在兒童時期培養基礎，這也是無可懷疑的。在抗戰前與抗戰後，我們要想找一套便於兒童學習而合乎教育原理的寫字範本，其困難，實為每一個小學教師，每一個兒童家長，所深切感到的。子善從事教育研究近卅年，此一問題，無日不在腦海中懸而未決。近年因主持中國書學研究會，壹心提倡書學教育，益感此事之迫不及待，乃決心從事於小學寫字範本之研究與編輯。

小學教育界對於小學生練習寫字採用固定範本一層，有兩派意見，一派反對採用固定範本，一派主張採用固定範本，其理由如下：

## 一、反對採用固定範本者之理由：

1. 坊間字帖，往往有極難認之字，不合兒童學習能力。
2. 坊間字帖，往往有帖寫及省寫之字，與實際應用頗多牴觸。
3. 坊間字帖，大都非「經」即「碑」，其內容常含有迷信成分，與兒童教育主旨不合。

## 二、主張採用固定範本者之理由：

1. 坊間所印字帖，大都為名家手筆，字體優美，可以效法。
2. 坊間字帖之印刷精美者，可以引起兒童寫字之興趣。

從以上兩派之理由觀之，可知反對者，並非謂小學生寫字不應採用範本，乃反對現行不適當之範本。易言

之，倘有適合兒童學習而不諱教育原理之範本出現，則小學教育界，將無人作反對之聲矣。

余之所謂適合兒童學習而不諱教育原理之範本，應包含下列各點：

1. 利用歷代優良碑帖上之字跡，選取可以爲兒童效法者，編爲新範本。
2. 凡舊字帖上「帖寫」字及「避諱省寫」字，均爲不正確之字，應一概不取。
3. 所選編之字，應顧及兒童之學習能力。
4. 兒童寫字速率，依年俱進，故範本中之字數，亦應先少後多。
5. 易寫之字，排在範本之前面。難寫之字，排在範本之後面。
6. 字體相近或筆劃相似之字，宜設法排在一起。
7. 範本所選之字，其排列應依各種筆劃之學習難易程度，排其先後，即應照「橫」、「直」、「點」、「撇」、「捺」、「挑」、「鉤」之次序。
8. 全部小學習字範本，應包括「筆順」，「影寫」，（即映寫）「臨寫」，（即倣寫）「結構」，等練習。及中字，大字，小字，與通用行書草書各部門。
9. 小學生寫字，除範本練習外，並應注意「執筆」，「運腕」，「寫字姿勢」，「毛筆使用」，及「用墨」，「用硯」，「選紙」等指導。

優良小學寫字範本之要點，既經確定，乃進而注意所編範本，力求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寫字課程標準。按現行小學寫字課程，非單獨之科目，乃國語科課程之一部分。（小學國語科包括讀法、語法、作法、及寫字四部分。）依照規定，有下列各項：

一年級

甲、簡易熟字筆順習寫

乙、注音符號練習

二年級

甲、寫字基本訓練

乙、單體字與全體字偏旁冠脚練習

丙、正書中字影寫與做寫

丁、注音符號練習

三年級

甲、寫字基本訓練

乙、正書中字做寫

丙、正書小字做寫

丁、正誤字練習

四年級

甲、寫字基本訓練

乙、常用字結構練習

丙、正書中字做寫

丁、正書小字做寫

戊、簡易行書練習

己、正誤字練習

五年級

小學寫字範本之研究與編輯

- 甲、正書中字做寫
- 乙、正書小字做寫
- 丙、簡易行書練習

六年級

- 甲、正書中字做寫
- 乙、正書小字做寫
- 丙、簡易行書做寫
- 丁、通用草書練習

上述課程綱要各項目，除注音符號練習，應與讀法合併進行，正誤字練習，應與讀法及作法合併舉行，無須編輯範本外，茲所編之小學寫字範本，計有下列各種：

- (一) 小學一年級適用者
  - 甲、筆順練習範本
- (二) 小學二年級適用者
  - 甲、正書中字影寫（即映寫）範本
  - 乙、正書中字做寫（即臨寫）範本
- (三) 小學三年級適用者
  - 甲、正書中字做寫範本
- (四) 小學四年級適用者
  - 甲、正書中字做寫範本

(五) 小學三、四年級共同適用者

甲、正書結構練習範本

乙、正書小字練習範本

(六) 小學五年級適用者

甲、正書中字做寫範本

(七) 小學六年級適用者

甲、正書中字做寫範本

(八) 小學五、六年級共同適用者

甲、正書小字做寫範本

乙、通用草書練習範本

(九) 小學四、五、六年級共同適用者

甲、簡易行書練習範本

以上小學寫字範本一套，自成一完整之系統。自小學一年級開始學習書法，循序漸進，至六年止。由筆劃基本訓練，結構練習，而影寫（即映寫），做寫（即臨寫）。由中字正楷，而小字正楷，而大字正楷，而簡易行書，而通用草書。採用之法帖，有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趙（孟頫）、褚（遂良）、諸家。每冊範本之前，各印執筆圖，并加簡單說明，及應用範本要點，與臨帖要點。兒童手此範本一冊，可以知如何執筆？如何練習基本筆順？如何影寫？如何做寫？教師若再隨時就運腕，用筆、用墨、用硯、選紙等方法，加以扼要之指導，則小學六年之書法教育，當有顯著之成績。

此種範本編成後，曾委託國內著名小學數所之優良教師從事實驗研究，貢獻寶貴意見，經詳加修正後，始

成定稿。稿成承大東書局已故總經理沈駿聲先生熱心小學書學教育，願出鉅資設法精印，大東書局同人協助排校及製版工作，凡此應深致其感謝者。

### 沈尹默臨碑帖價目

鄭文公碑國幣叁萬元 龔龍顏碑貳萬伍千元 劉謫志貳萬伍千元 大代華岳廟碑貳萬伍千元 張黑女志壹萬伍千元 龍藏寺碑叁萬元 元公志壹萬伍千元 姬氏志壹萬伍千元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伍萬元 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叁萬元 化度寺塔銘叁萬元 虞恭公碑貳萬元 皇甫誕碑貳萬元 褚遂良大字陰符經壹萬伍千元 伊闕佛龕碑叁萬元 孟法師碑貳萬元 兒寬贊壹萬元 房梁公碑貳萬元 雁塔聖教序記肆萬元 蘭亭修契帖壹萬伍千元 智永真草千字文貳萬元 草貳萬元 唐太宗溫泉銘壹萬伍千元 懷仁集王書聖教序記附心經序壹萬伍千元 記壹萬伍千元 心經伍千元 陸東之文賦貳萬元 孫過庭書譜序叁萬元 其他晉唐人雜帖及蔡米蘇黃鮮于趙文董小幅每種伍千元 以上就行篋中所有者列入如有以佳拓或精印碑帖見假屬臨本所樂從潤金另議 日列左方

率鶴銘 嵩高靈廟碑 刁遵志 張猛龍碑 雲峯諸拓 元氏諸志 李北海徐季海顏清臣柳誠懸張從申范的沈子言趙子昂諸人所書碑志 十七帖 保母志 洛神賦 汝有公主志稿 枯樹賦 賀季真草書考經 祭姪文稿 爭坐位帖 韭花帖 神仙起居法 土母帖 節臨以上各種碑帖每百字計貳千元

### 尹默改訂壽屏碑志題勝書潤例 三十三年十月十日

壽屏 每幅六千元  
碑志 每百字四萬元每加五十字加四千元  
碑題 每件一萬元  
榜書 每字一尺以內二千元加大另議

收件處 一、北碚中國書學研究會  
二、重慶會家岩五十二號對門院內石田小築  
三、重慶各大紙舖  
(附告)潤金先惠立案不應

## 臨池三得

段平

古今學者，對於書學之闡揚，實浩如烟海，美不勝收。然使學子，易於入門，升堂有道，實又難乎其難矣。夫研究與臨池，雖體用各殊，互有因果，如欲體研書學中之種種問題，收到書學上之種種價值，臨池皆與有焉。爰將個人及友生平日所實驗而粗具成效之臨池三得，略加詮釋，陳諸大雅，拋磚引玉，是所幸甚！

(一)讀 臨池固必依其學習方式，首先求得存乎真，達乎善，合乎美之標準範本，以資追摩。但既得之後，如僅用則展開，雖積年累月，而對原跡之旨意，無從探得，形體之結構，不甚了了者何？無乃於摹臨之前，未下「讀」之工夫，於其所學範本中之點、畫、構、勢、體各部，認識不明，印痕不深，卒致鮮能發生濃郁情趣，以後許多問題，都無由進研。即「讀」也，但往往又皆循文順讀。殊不知古往今來，可作臨池範本之各種文字，多係詞句優美之精心佳構；如僅循文順讀，則於文詞之聲音意向，因易入於腦中，於字跡之結構神韻，反難得其要領，以讀字而得讀文，實屬事與願違，功倍事半，故宜「倒讀」。夫「倒讀」，自必專意識於字跡本身之一切，而忘其文上之意義，味其字中之諸美，易得讀字之情趣，畢收讀字之效果焉。以之證諸古人讀字數年始通理，閱字數月不下樓，觀碑數日不能去之情形，當亦非僅指循文順讀而言者也。既宜「讀」也，尤宜「倒讀」也，故無分於摹於臨之前，均以「讀」為宜。因「臨」不完全用「倒讀」之方法，故此僅言「均」以倒讀為宜也。

(二)摹 字之神韻，不能離去結構，猶之乎精神之與物質，形體之與影像之不可須臾離也，此盡人皆知



而公認之事。然而猶有仍多誤解於若學他人之形體，不能獨立，遂自以爲是，而不師古者，此即退萬步言，亦已出於「摹」之範圍，入於「臨」之境界，越級而學，基礎難奠，貽誤後來，殊非淺鮮也！夫「摹」以形爲主，在範本決定之後，讀趣已得之際，即應專心致志於字跡中。如點之有高低、肥瘦、輕重、陰陽、向背、俯仰、抑揚、淺深、聚散，畫之有橫豎、中偏、粗細、曲直、斷續、迴翔、縱斂、露藏，構之有熟生、寬窄、稀密、雄偉、蒼秀、枯潤、濃淡，勢之有順逆、緊鬆、暢滯、急徐、剛健、柔靜、沈飛，體之有大小、方圓、長扁、奇正、拙巧、精純、工整、變化、清濁等直屬部份。而點又有畫中之橫豎、粗細、斷續、迴翔、縱斂、露藏，構中之熟生、稀密、枯潤、濃淡，勢中之順逆、緊鬆、剛健、柔靜，體中之大小、方圓、奇正、拙巧、精純、工整、變化、清濁；而畫又有點中之肥瘦、輕重、陰陽、向背、俯仰、抑揚、聚散，構中之熟生、雄偉、蒼秀、枯潤，勢中之順逆、緊鬆、暢滯、剛健、柔靜、沈飛，體中之方圓、長扁、奇正、拙巧、精純、工整、變化、清濁；而構又有點中之輕重、陰陽、向背、俯仰、抑揚、淺深、聚散，畫中之斷續、迴翔、縱斂、露藏，勢中之順逆、緊鬆、剛健、柔靜、沈飛，體中之奇正、拙巧、精純、工整、變化、清濁；而勢又有點中之高低、肥瘦、輕重、陰陽、向背、俯仰、抑揚、聚散，畫中之橫豎、粗細、縱斂，構中之熟生、雄偉、蒼秀、枯潤，勢中之順逆、緊鬆、沈飛等相屬部份。以及其他各部，均須一一細效精摹，務期與古人合其形。每學一字，以致一點一畫，皆應以不厭其千百回之工夫，而求其畢肖耳。甚且爲求真起見，即使雙鈎覆映，亦在所不計。無論任何法書，使真能如此切實體摹，百日當可入門，古人謂字無百日之功，其以此歟？但入門並非有成之謂，不過在腦海中得到較爲明確之印痕已而。須知寫字爲筋肉活動藝術之一，故於自明之後，尤應自強；而此之所謂自強者，即端在乎恆久之鍛鍊，以百日、千日、萬日當作一日看，一日學是也。不如此，而可望得其形也夫？不如此，而可望有所成也夫？

(三)臨 臨池之道，第一在認識，即「讀以得其趣」是也，其次在深入，即「摹以得其形」是也。既經千迴百折成功之後，當求其所以自立之道，斯爲上乘。但於此，復或有誤解而自誤者曰，我之所學，形體已盡古人矣，我之所書，應即與古跡脫離而獨立創造矣。詎知全部史實，固多由齒形交錯而演進，一切文物，固多由逐漸蛻變而革新，前賢書學，尤多因先哲所遺而成後來之大觀。我輩何人，豈可不由摹得形體之後，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意，以造其極而求寸進乎？夫「臨」以神爲主，實乃由舊跡而創新體之最後津梁，故應以一點、一字、一幅當作一筆看，一筆寫。所謂黑白俱寫是也；天馬行空，遊行自在是也；空潭寫春，古鑑照神是也。在大範圍之內，可以用理矣；可以從心所欲矣；可以超然絕俗矣；可以境與神會矣。凡此，皆在法則先熟之後，始能意在筆前。由之再進而旁搜博討，窮極萬物之形與聲，網羅萬物之色與味，使得於心而應於手，養其浩然之氣，涵其靜穆之神，使誠於中而形於外。如此用力堅苦，方能法自我出，卓然成家；如此寢饋既久，自可入於臨摹寫生，兼得江山之助之妙境。

臨池中之「讀」一摹一臨三事，猶如一般科學之了解原理，從事實驗，求得發明之階段然，並無何許標奇立異，理識玄奧之處。但如專事效摹形體，固易貽誤而難有成就，如過分忽於效摹，又終致演成眼高手低，是皆屬過猶不及，殊非的當。茲更爲簡要計，竟不揣鄙陋，聊揭數語，以冀高明之指正，而備初學之一助。故曰：

- (一) 讀得其趣宜倒讀，臨摹之前不可無；
- (二) 摹得其形毋高鶩，效摹鈎映求真如；
- (三) 臨得其神法先熟，三昧之後自我出。

## 跋靳仲雲藏明拓四種碑帖

王世鏜遺著

民國壬申仲雲于役西安，得明拓四種，祕閣帖，絳帖，李北海雲魔將軍李秀碑，王右軍半截碑，而尤以半截碑爲最。碑現在西安碑林，脫字既多，裂痕隨處皆是，此拓則通體完好，縱有裂痕，然如鐵雲翳，在有無疑似之間，應是裂痕尙未顯著時所拓，羅復堪疑爲裝池者所塗改，恐未必然也。仲雲早年習北魏，並學東坡書，近年迺用李北海筆意。寫懷仁集聖教，另出新意，自成風骨。半截亦係集右軍意態，波折瀏亮，鋒鏗宛在，故爲特勝，宜仲雲賞鑒獨深也。癸酉夏月積鐵老人王世鏜獲觀跋數語以誌眼福。

# 跋石印晉王右軍樂毅論

新志

右軍正楷，世多流傳，余所見搨本東方朔畫象贊，黃庭經，孝女曹娥碑，樂毅論。行書，則有蘭亭集序，千字文，及懷仁集三藏聖教序，大雅集，興福寺，吳文碑，其最著者也。金華宋學士謂右軍小楷真蹟，人間絕少，世傳黃庭多惡札，而樂毅亦梁代模書，三希堂所收像贊，米海嶽定爲唐模，此姑不具論。余以廿年臨池經驗，嘗謂行書抗墜頓挫，姿態橫生，易有門徑可尋，若正楷則端冕垂拱，元氣渾淪，如萬仞宮牆，莫窺美富，雖使終身由之，而曹然不見涯涘。且右軍正楷取徑獨高，上逼鍾繇，堂堂正正，不矜奇，不立異，而風規自遠。正如太羹玄酒，味淡聲希，神奇在言衆之表，非如北碑及唐人書各有偏向，自標體格，有迹象可尋求也。右軍正書，各有獨到之處，不相沿襲，故孫過庭之言曰，寫樂毅則情多拂鬱，書畫讚則意涉環奇，黃庭經則怡憚虛無，雖其目擊道存，尙或心迷義舛，是以知右軍正楷最不易臨摹也。大令十三行正楷，久爲世所膾炙，然大令疏朗而外拖，右軍肅穆而內含，優劣自殊，難易迥別。此石印本雖摹搨屢經，而儀型尙在，正如，中郎虎賁，可供瞻對，不讓後學，故綴數語於簡端云，祥符新志。

## 王魯生書急就章爲大公子霞吾跋

靳志

魯生習章草三十年，所臨急就章月儀出師頌，何止數百千遍。願魯生志不自愛惜，隨手棄之，覆瓿糊壁，或爲他人持去。今家中乃無一紙存者。此數紙大公子霞吾所据拾，行間附有釋文，舊篋成屏幅。霞吾近付裝池，剪裁排比，裝爲二册，出示屬跋，並言此民國己未書。霞吾臨摹者。當時意在規模後學，故一歸平正，不尙超脫，間有損壞之字，則今歲在江南所補，前後相距十有四年，筆意自較蒼老，然魯生近年腕力目力日就衰落，其圓潤肥美或遠遜舊作。余竊覺吾能念箕裘，永傳楷則，尤喜其知親之年，喜懼交集，濡筆樂爲識之。願余更有感焉。頃者余越園林宰平羅復塘諸君子以興復章草相號召，謂有清二百餘年，章草絕緒，其間號爲能書者，率不知草法，非惟筆意凡下，亦復盤繞顛錯，任筆賦形，動染俗體，其意氣雖盛，不輕許可若此。然偶見魯生自書增改章草草訣歌，墨撮，詫爲得未曾有。宰平跋謂書法謹嚴有法度，姜堯章續書譜所謂結構平正，下筆有源者，惟此得之。復塘跋謂結構精熟，可止窺月儀，刪難省煩，損複爲單，章草之妙盡在於是。至越園則更進一步，謂字體每爲時代所限，非可強致，是攝精審，斷非今人所能及，彼三君子相率翕然，推爲晚明人所作，後雖見有反證，而會不稍爲搖動，其自信之堅強，真堪駭詫哉。今此本又出，不知余林羅三君子見之，更當作何語言，吾願霞吾他日持此册踵門遍謁示之，癸酉秋月祥符靳志。

# 鄉賢書法真蹟紀所見各賦

王東培

所未見不紀，近人不紀，寓賢不雜述。金陵兵燹多，故鄉先哲遺墨，雖存寡已。茲就過目，付之詠歎，得二十一人。儻有再見，仍當續紀。甲申中秋，寄滬流寓川東識。

## 朱孔陽

長干塔已毀。留寺題報恩。寺亦遭兵燹。榜書猶在門。

明人周漫士金陵瑣事，載米孔陽鄉先生，洪武中以楷書名，榜書尤妙。文皇改建長干寺爲報恩寺，敕書寺額，泐石寺門，寺毀原石完整，今仍榜門首，風度端凝，庸手不能及。

## 徐霖

才名始九歲。天子幸其家。寧以布衣貴。不願列榮華。

徐布衣字子仁，九歲能作大字書，天縱豪邁，才名冠江左。武宗南巡幸其家快園，園有石現九峯，晚又號九峯。書法如米，而奔放逸雋。墨氣尤稠儻，亦工詩畫。

## 陳沂

鄉賢書法真蹟紀所見各賦

飽庵善法蘇。石亭尤揮灑。江左兩扁鋒。齊名擅風雅。

陳大僕字魯南，亦號石亭。工蘇書，與吳門吳匏庵訥齊名。亦精篆隸，工畫。曾見一扎，今藏仇述庵家。

### 顧璘

難兄居息園。文采江東冠。林下早歸來。翰讌留長卷。

顧尚書字華玉，號東橋，晚築息園，文采風流，冠絕一時。書法俊雅，逼近松雪。今有翰讌長卷，尚書翰放時譚客題詩，為述庵所藏。

### 顧璈

難弟居橫涇。請書重門閉。書法如二王。決不以名世。

顧副使字英玉，東橋弟。隱居却世，文翰自娛，書蹟少見，見於翰讌卷題詩，疏宕有晉人風格。

### 朱之蕃

書名勝畫名。海外人爭戀。遺蹟在棲霞。吉光猶未損。

朱狀元字蘭隅，曾使朝鮮。書畫名海內，今存棲霞山佛洞上刊石數字，似近松雪，而骨肉紋健有過之。

王逢原

詩為畫名掩。畫名又掩書。咄哉吉山叟。風流一蘧廬。

王茂才字子新，家住南郊吉山。工畫又工詞曲，書法尤疏秀，逸趣橫生。東橋翰墨卷前，畫物即其手蹟。

史忠

我居鄰史墩。癡名猶在耳。所書如其人。不衫亦不履。

史癡字廷直，工篆書，脫盡畦徑。曾見大幅草書，狂怪幾不盡識，而精澁弈弈，非真癡也。亦工詩畫，與吳門沈石田為契友，史墩其園墅，今在望仙橋側。

顧起元

鄉賢瞻手蹟。縑素留詩歌。展轉兵火裏。歷劫真不磨。

顧尚書諡文莊，字太初，家有懸圃，在花盞岡。著述甚富，不以書名，而雋逸如雲林。今顧裔藏有行書長絹幅，壽朱之蕃詩八章，極整潔，倭難作，裔孫挾匣流徙，近萬里未佚，已遍徵海內題詠。

王槩

鄉賢書法真蹟記所見各賦



家住莫愁畔。湖山列几案。胸中邱壑多。餘事弄柔翰。

王布衣字安節，工詩書畫，原刊芥子園畫譜有序文，即其書畫。不矜奇，自澗雅，氣韻超逸，殊足欽避。

### 張觀

字體作瘦金。作畫亦如法。平生散帚珍。所傳多贗質。

張山人，字大風，畫山水以逸品稱。書法真行參半，仿瘦金而秀韻圓潤。移書作畫，用筆益瘦硬，自成一家法。

### 龔賢

我愛掃葉僧。書法如其畫。瀟灑出塵表。西樓傳佳話。

柴丈老人，字半畝，原籍崑山，寄籍金陵，隱居石頭城畔，築掃葉樓，故又號掃葉僧。得意之畫必多題，筆歌墨舞，名重古今。

### 胡元潤

一門詩書畫。翩翩公子佳。雲煙曾過眼。餘恨付天涯。

胡布衣字玉昆，為胡慥猶子，有三絕之稱。余嘗得小冊，畫金陵古蹟十二葉，每冊附題詩，楷書行

草俱各異體，惜爲換米，遂棄去。尙有大册一葉，墨筆山水，行書長燈，今藏王仲武家。

### 鄭簠

不作鷓鴣詩。偏工分隸字。會萃兩漢碑。便便有腹笥。

鄭谷口字汝器，善分隸，用藏鋒，姿勢波磔，得漢碑神髓。今海內所見尙多，但有贗品，不辨可知。

### 楊法

篆書隸結體。分隸以家行。下筆自不苟。古趣本天成。

楊已軍，善隸篆，獨成一家法。分行布白，極似孟鼎虢盤類，自然有佳趣，能事不受迫促，故傳世甚妙。鞠謙齋仇氏，古柏草堂劉氏，余曾鑒定其藏弄。

### 胡任輿

龐才魁多士。書法亦遠倫。歷久無相識。幸存自可珍。

胡狀元博學有才藝，書法罕見。兵燹後無遺蹟，今惟門西侍其巷口禹王庵三字額，分書似曹全碑尙存，見里人甘實庵白下瑣言。

### 秦大士

瞻園淡仕進。翰墨聊自娛。天下承平久。共欽學士書。

秦狀元字潤泉，亦號瞻園。工楷書，今江南圖書館藏有詩冊，明娟韶秀，真玉堂人物。

### 秦承業

入直承明久。珥筆為帝師。憑春好酒翰。餘事偶臨池。

秦尙書諡文愨，為潤泉學士子。嘉慶朝師傳，書翰揮酒，有邢董之風。曾見蠟箋長壽聯書七言，振筆從容，行所無事，自是可珍。

### 胡鐘

先氏有矩矱。篆學早入門。不必師上蔡。許再見少溫。

胡教授字晚晴，又字山音。極工小篆書，用筆獨擘，繩以說文六書，皆不譌謬，翰齋藏一冊，已付石印，余為加跋語。

### 張迺耆

家有生花筆。書法尤恬逸。我見得意書。勝入詩畫窟。

張茂才字壽民，爲張雪鴻敵猶子。曾見題畫詩與筆札，氣息凝重，平易近人，不獨以工詩畫稱絕。

### 端木塚

吾鄉有南園。顏書稱第一。晚近皆餘子。可稱大手筆。

端木學士字子疇，工平原書，行草楷法皆有工力，足與錢南園澗並名。

論書絕句（續）

張宗祥

朱竹垞

未必盡能通隸法，却將書卷入行間，亦沈亦雅經生筆，文達他年窺一斑。

竹垞先生之隸自成一家，書詩之氣盎然。後來阮氏雖筆力不逮，其胸襟氣息，正復相類，此皆不能就字求字者也。

六舟

不徒金石清名遠，草法精奇懷素流，今日南屏殘照裏，更難重覓墨王樓。

上人善搨葬鼎，正側各面皆具，有西湖金石僧之名。書法宗王，尤工大草。曾得右軍懷素墨跡，建樓藏之，名曰墨王，今樓址已不可尋，真跡更不知何處矣。

呂晚村

行草河南筆法多，亦參濃墨學東坡，當年寶藝傳流廣，劫火成灰可奈何。

晚村書，在蘇楷之間亦能篆刻，爲明儀賓呂漢之孫，曾與四明黃晦木樨李黃復仲桐苑朱聲始明州高且中及吳孟舉五人訂潤寶藝。晚村潤寶藝，扇冊真寶藝，每件皆三錢，手卷每天三錢，其流傳必廣，會靜庵後視何鬮水，擬滅恐後矣。

成親王

香光臨米傳心法，繼世惟君認識真，若向藝林尋往跡，一朝玉牒此傳人。

成親王法南宮，極有精神，惜不多見，尋常所遇，皆香光本色也。

宋高宗

不師家法瘦金體，善學王家千字文，北宋捧與南宋字，高宗藝祖迥超羣。

高宗專法右軍，臨千字文尤妙。雖微嫌肉多骨少，然宋代諸帝中當推第一，南宋之初，書學復興，帝之力也。徽廟瘦金，自標一體，較登善尤為鋒利，宜不替終。

陶隱居

劫火燎原一簡存，燒痕不損字精魂，健毫重墨王家法，瘳鶴銘難並體論。

查中堅弟藏有隱居一啓，四周燒痕，字跡無恙；書近大令，絕異六朝，倘瘳鶴銘果是陶書，殊覺努力作態，大有逼庭也。

黃山谷

誰道公書用筆拙，寥天孤鶴氣超超，玄雲一卷無傳本，江右真宗恨早祧。

故宮所藏松風閣詩，揮灑自如，不見刻畫痕跡。宋人有玄雲閣叢帖四卷，刻蘇黃米蔡之書，人各一卷，所收山谷之字，極類晉人，絕無頹強之態，惜此帖不見著錄，傳者絕少，予僅見其一部。真跡不傳，遂使山谷蒙謗，此與江右

詩派愈演愈僻，同一可厭。

### 米 襄 陽

從書刷字自評工，天馬飛行絕太空，唐宋兩人宗大令，端莊北海勝南宮。

襄陽自稱刷字，深得筆鋒平鋪之旨；然傾側跳盪，更過北海，蓋以救腕力之不足也。學大令者易於傾側，知獻之  
究不及右軍。

### 陸 柬 之

筆法親承舅氏傳，晉人風度更翩翩，獨憐真跡人間少，文賦光芒上燭天。

柬之為虞祕監之甥，親承筆法，亦有書名，乃於故宮所藏陸士衡文賦之外，竟未見其他碑刻，想吝於揮翰，遂至  
成鳳毛麟角耶。用筆剛柔相參，神韻超絕，其行書似千字文，其草書似十七帖，無一不承山陰法脈者。

### 王 右 軍

快雪三希作冠軍，會稽真跡更無聞，微嫌墨重兼神滯，恐是唐賢響搗文。

快雪時晴一帖，向摹入三希堂帖中，墨跡得觀者兩次，紙色晦黯，墨濃而少精采，大似唐人摹寫之本。

### 懷 素

草書頗放傳張旭，更益疎狂有素師，若向此中談草史，正同行楷六朝時。

素師自敘筆勢奔放，不可羈勒；蓋長史素師之意，正如六朝人之作行楷，隨意增減筆畫，若蕭子雲輩也。會心人當識此言。

### 伊 讓 卿

毫無不盡力能勻，伊闕張遷暗取神，更有溫純儒者氣，不流獷野是全人。

墨卿書無不盡之毫，毫無不盡之力，伊闕張遷真髓也。後之學者，往往非獷即野，墨卿能免此弊，故是能手。

### 桂 未 谷

西嶽華山巧莫階，中郎靈氣未全埋，方知清廟明堂作，取法真純故自佳。

漢隸之巧，至西嶽華山碑而極，或言出於蔡中郎，其信然耶？史晨碑亦王秀可學，乃知大碑皆名流所書，與尋常漢碑不同也。未谷亦工唐隸，然其淵源所自，當在華山。

### 傅 青 主

筆如風雨氣如虹，積健為雄見此翁，並世遺民論狂草，一齊頰首拜山公。

青主先生以真氣作書，雄渾實其餘事。寧人二曲，船山梨洲均無書名，即八大石濤能書矣，亦皆無此氣魄也。先生署款或題真山，故以山公名之。

### 石 給



畫法遙遙宗石田，作書無意學庭堅，青谿拙樸君雄渾，蔬笋何曾到筆顛。

以畫法論，石谿宗沈，畦步不離，書則參平原素師之法，不宗山谷，大鼻啓南，其至友經正揆書畫，均以拙勝。總之電住道人之書，冷雋孤寂之氣，至少也。

### 史道鄰

骨秀神清無點塵，祇應埋骨與梅鄰，成仁取義由心學，書法安能鑒定人。

閩部書秀麗之氣，充塞紙間，殉國後葬梅花嶺。世人喜以書法論人品，偶有一二合者，即舉以爲公案，若顏字之剛勁，趙字之斌媚；其實此論最不足信，平原送劉太冲序，飄逸之至，祭姪文墨跡，亦頗斌媚，此姑不論。晦庵學秦會之；而爲一代名儒。香光書品淡遠冲夷，而有公抄董宣之事，人品自人品，藝術自藝術，幸無并爲一談也。

### 黃小松

細竹山花秀復幽，清泉明月石間流，倘從小楷尋神韻，當向雲林一脈求。

小松致力金石，而小楷學王，特爲娟秀，以神韻論，頗與清閔主人相似。

### 奚鐵生

行楷間參登善意，暮年草法極圓通，畫名遠出書名上，忽略君書實未公。

鐵生中年頗工行楷，似從南田入手；以接河南者，時淺作草，流轉主動，極自然之致。

### 蔣山堂

運毫能婉墨能腴，清氣依然山澤麗，亦向華亭參筆法，却與陳晉又殊途。

山堂用墨腴潤而清氣往來，仍無俗韻。予目辟騰香泉爲廊廟之董，山堂爲山林之董，意者可爲定論。

### 陳曼生

吉金樂石氣蒼蒼，行草平原略間黃，頗有幽燕豪士氣，隸書縱筆擬襄陽。

曼生行草縱橫排盪，隸書揮毫直寫，以曼生之隸，擬襄陽之行，同有刷字之妙。

### 楊椒山

正氣巖巖擬魯公，行書三謝頗相同，恨留墨跡人間少，刻遍斜階古屋中。

員外行書，絕類爭座三謝。北平宣武門外上斜街，有員外讀書舊宅，今改爲祠。

### 金聖歎

君書亦是學平原，健躑狂跳天地翻，想見牢騷滿胸臆，好憑筆墨訴煩冤。

見人瑞所書聯二：一五言，狂縱奔放，不可一世，一爲賀人壽聯，頗工秀，略參王法。

### 龔孝拱

定盦自恨不能書，君亦依稀似墨豬，未識魯公眞筆法，黑方光訣竟如何。

定盦以書劣不入翰林，恨之刺骨，後使傭婢皆習館閣應制之書，當時所謂黑方光者也。半倫字不多見，見於書牋

卷尾者，亦不甚工。十餘年前收得一五言聯，似學平原，然墨重筆弱，想懸庭時習見應制之字故耳。

### 莫友芝

秦人小篆能容墨，漢代碑頭不見鋒，想是說文遵宋刻，讀書萬卷氣從容。

邵亭篆以爲斯篆則墨濃筆壯，以爲漢碑頭則又藏鋒不露，在良常石如之外，又闢一途。與宋刻說文極相類似，故有此論。行書亦敦厚拙樸，詩書之味盎然。

### 高南阜

藏得先生左腕書，勢如奮險走鋒車，方知薑桂平生性，老辣兼辛信不虛。

南阜晚年左手所書，尤爲生辣。

### 鮮于伯機

不向鷗波步後塵，獨標一幟見精神，豈徒能拙兼能險，工力天資實過人。

松雪書字簡一代，當時無出其藩籬者；惟伯機不受羈勒，自成一派，拙而能險，非易事也。

### 唐子畏

吳興北海兩相參，骨弱微嫌墨氣酣，豈謂石田拜山谷，故將穠豔異優曇。

成宏開，石田以畫爲一世宗，衡山輩效法之，子畏獨以北宗之筆，寫南土胸襟，遂能自成家數，畫與吳沈，字亦與秋山無殊，不趨一途，此其所以成子畏也。

## 張廉卿

道是猛龍傳的脈，猛龍故在豈能誣，筆鋒健舉毫能直，可藥書中查穴徒。

張猛龍一碑，無能學者，譽廉卿爲學猛龍，不徒結構大異，即用筆亦何能搔着痒處；獨其筆健毫剛，可醫穴弱之病耳。

## 郭蘭石

祇能恬靜不雄奇，細竹閒花小有姿，工力白深皆帖學，未曾參法六朝碑。

蘭石行世圓熟恬靜，自是能手；所惜專宗思白，未牽別法，故雖終身致力，尙不及山舟學士，如此一流書人，極願其兼事碑學也。

## 康里承旨

不甘盡法趙王孫，大草時將書譜溫，流轉有餘嫌力弱，都應探本未窮源。

康里氏所作草書，大抵自吳興以法過庭，故筆力自嫌不足，雖所見故宮墨跡臨右軍書極多；然神味皆書譜也。凡臨書譜不用剛毫，不知散鋒者，易流軟弱之病不可不知。

## 虞文靖

筆法王孫亦步趨，不能圓熟略疎迂，若從拙處求公字，太古鬚眉道味腴。

文靖用筆，確遵趙法；然不甚圓轉，尙存拙樸之氣，玩之另有風趣。

(未完)

## 答陳公哲先生蘭亭研究六問

劉光漢

蘭亭真蹟，早瘞昭陵，定武兩刻，並非真蹟上石，洵右軍之糟粕也。然燕昭求賢，不棄馬骨，今日所見黑紙白字之帖片，何妨視爲當年白紙黑字之馬骨，其豐健之筋，燦麗之毛，神駿之態，千里追風之足，不難於其骨外想像得之，謹以腦際蘭亭，具答六問。

### 問（一）

蘭亭筆法，有何特殊優點？

王羲之真書樂毅論字形方黃庭經字形方扁，十七帖筆多斷，澄清堂筆多連，各字結構體雖異，筆法無殊。蘭亭之於各帖有何特殊之點。

### 答

慎伯察書，首重師法，右軍初學茂猗，後復私淑通古、仲則、伯喈、孟皇、元常、及伯英、文舒、昆仲，故其真行草書，常含篆分遺意。篆書體長而筆圓，分多筆方而體扁。方筆宜斷，圓筆易連。黃庭樂毅十七帖澄清堂帖方扁斷連之不同也以此。然黃庭樂毅均真書，蘭亭係行書。真固不貴一律，然或方或扁，全幅究相差無幾，行書可率意，或如兔短，或如鶴長，小大瘦肥，不拘一格。故蘭亭字形，有比樂毅更長者，有比黃庭更短者。十七帖筆多方，澄清堂筆多圓，蘭亭筆內方外圓。方筆外拓，性剛，拐角用折，須經過頓挫提按，頗費事，故宜斷。圓筆中含，性柔，拐彎用轉，管稍傾，鋒已過，故常連。內方外圓，即內剛外柔，以蘭亭筆作草書，斷連應在十七帖澄清堂帖之間。惟係行書，使轉固貫初終，點畫常含楷則，意雖連而筆多斷，此皆就迹象言之。若語精神，不第定武兩刻，是右軍之糟粕，各帖均有疑問。樂毅身雖挺立，然始如泥塑木雕之美人，雅

無奇趣。黃庭用筆，雖如鷹隼攫擊，但胎息稍薄，究爲何人所書，迄無定論。或謂此經亂文後，應可信。

或謂此經撰自老子，是右軍書。但周時決無此類文字，老子決不撰此經文，道家所奉之三清，皆假託也。然此帖字僅三分大小，懸時書成，用意飛騰跌宕，畫雖短而取勢甚遠，與子敬洛神同法，爲精藏寺及虞之夫子廟堂楹之陰符經等所祖，自有其本身之價值，雖非王書，仍是上品。

十七帖與集字聖教同法，更較確健。但其中虞安吉帖，偏強無韻，清晏藥草兩帖，亦寡味，或謂出自唐人手爪。澄清堂在叢帖中爲最古最佳，然鮮見有右軍師法，內自參有後人筆意，現求足與蘭亭互相參證發明者，惟十七帖中之瞻近。右軍真迹中之快雪，

或謂此帖出自後人臨摹，想或以其筆差斂之故。然濃纖得中，脩短合度，且快字之撇，與蘭亭快字同法，全出篆意。後人如能臨此，不妨視同第一右軍。

一則發揚蹈厲，有龍威虎震之規。一則華貴雍容，有緩帶輕裘之度。蘭亭內含瞻近神骨，而外不露鋒芒，外有快雪風華，而內更爲堅勁，妍似孫臺佳麗，詠霓裳而舞大羅。健如西楚重瞳揮金戈而馳鐵馬，是合瞻近快雪兩帖之優點，而爲山陰蘭亭一會之傑製也。過庭「外示雍容內含筋骨」二語，不啻專爲蘭亭寫照，唐文求之於斷連斜正之間，猶是皮相。

### 問(二) 蘭亭佳勝，何以祇書一本？

夫佳作宜再，既能一之，亦能十之。按照何記所云，右軍他日更書數千百本，終不能及，殆有神助，未免過於虛誕，恐難入信。

然則右軍佳勝豈蹟蘭亭一本，又何以謂何記所云。

答作書有合有乖，乖則彫疎，合則流媚。右軍寫蘭亭於暮春之初，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時合也。會處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地合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賓主盡東南之秀，人合也。一觴一詠，暢敘幽情，放浪形骸，快然自足，神合也。聆流水之音，無管絃之擾，仰觀俯察，以極視聽之娛。

耳與目均合也。觥籌交錯，羶辱皆忘。酒酣耳熱之餘，以精良之工具，寫瀟灑之胸襟，心與手均合也。八合交臻，自然神融筆暢。宜後世只傳此本。然右軍寫蘭亭，與清臣寫祭姪稿，過庭寫書譜同，與智永懷素寫千文異，應只有此一本。而延之故神其說，倘右軍重書，與此本決不相同，但必另有其他妙處，吾於其造詣而知之。

問(三) 晉賢頗多，何以右軍專美？

晉有王謝郡庾各家，皆擅書法，名家亦不下百餘人，藝與王(羲之)埒。統觀晉人書法，右軍所能者，晉人亦皆能之。但宗

晉者，必宗右軍，而古今論者，無形中幾以王羲之爲晉人之代表，何以右軍一人專美，其故安在。

答 尼山本當時諸子之一，自漢武表章六經，儒家遂尊爲至聖。山陰亦當時諸家之一，自唐文推重蘭亭

，書家遂奉爲斗山。然武不表章他書，而獨表章六經，唐文不推重他帖，而獨推重蘭亭，固屬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然六經蘭亭，亦自有其表章推重之價值也。晉代書家誠多，然前乎右軍者，應推幼安，後乎右軍者，應推子敬，與右軍同時者，應推稚恭。幼安筆鼓盪而勢峻密，誠屬健者，然僅擅長分章，工舊體，乏新裁，不過與伯玉巨山父子等耳。子敬之書，或譽其有蓋世之逸氣，或譏其爲隆冬之枯木，自必皆有所據。然以余所見之中秋墨蹟，恰如梁武河朔少年之喻，雖不敢以此一帖，概其生平，然過庭謂其「不及逸少」，庶定論也。稚恭雖與右軍齊名，然見右軍與其兄書，即以伯英許之，並稱其書「煥若神明」，歎弗能及。其餘諸家，清通簡勁者多，茂厚雄強者少，右軍博涉多優，擷衆分章之菁華，極其行草之變化，造詣所至，上可與前修異體而同工，下爲後賢望塵所不及，鄰謝諸家，豈能望其肩項，然唐文爲作傳贊，蘭亭殉葬昭陵，亦右軍更增身價處也。

問(四) 各朝臨寫，何無極似之作？

臨寫法帖，乃求融會古人筆法於腕底，以極似爲上。臨而不似，已失臨碑之旨。羊欣之學子敬，幾可亂真。薛稷之學永興，登堂

入室，此臨之最精者。其他學歐，學虞、學顏、學柳，常似六七，惟學王者難似二三，從無極似，何尊之之甚，而能之之鮮也。每謂只求神似，不求形似以自解，殊非的論。 (五) 雖善蘭亭，何以改書

失能？凡諱蘭亭者，雖非極似，亦有幾分蘭亭音態，若改書他章，則並蘭亭之而貌而亦無之，在他人眼底下視之，看來總是不像，若稱爲晉人或右軍書法尚可，若謂爲蘭亭筆法則非，豈蘭亭神韻，祇宜於蘭亭字句中書之耶。（六）

蘭亭妙蹟，是否永不能及？歷朝好蘭亭者，隋有智永智果，唐有太宗、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鍾紹京，張旭，懷素。五代者有楊凝式，宋有徐鉉，王著，蔡京。元有趙孟頫。明有董其昌，

宋克等。用工之勤，視穿筆冢，亦祇得其二三，蘭亭妙蹟，永遠不能及耶。

答 右軍人也，非神也。中年之書，雅不爲時賢所重。晚年精進不已，遂能炳煥千秋。右軍學古人，可以工力而成，後人學右軍，何不可以工力而致。然隋唐以來，尊蘭亭者至矣，學蘭亭者多矣，不第不能及，並不能似，推原其故，約有數因。

（甲）胎息不同 右軍既承家學，復法碩師，擷取祖龍瑯琊單稱此石，因缺丰艷，鴻都石經精麗，及

曹梁鍾張之宏逸。鼓洪爐，冶精金，鑄成超羣絕倫之會稽山陰蘭亭一序，非偶然也。後世學此帖者，約分三類

，彼專學王派者，則有智永、智果、唐文皇、及虞、孫、鍾、王輩。兼學他家者，則有歐、珉、楮、賀若誼。張、

錢、均師張、楊、柳。及蔡、沈及君謨。趙、張、（旭）李、（暹）沈、馥、王士則、宋高宗。董、李、楊、朱。輩。兼學

逸少者，徐、師湯冰、晚學繹山碑、以宋、師皇、索、以章草稱、所跋蘭亭雖多。輩也。諸賢所師右軍及其以後之書，

自不足與右軍比權量力。即與右軍同師，或較右軍所師更古者，其所師非贗鼎，伯英、熹皇、元常書、即下駟，

詛楚俗。縱屬大乘，而所學之人，又如入寶庫，琳琅滿目，而所取無多，甚有空手而出者。皇、索、用筆各體擊虎



石鼓爲周秦間一大傑構。(唐賢謂石鼓係周宣時物，無據。近儒定爲秦文獵碣，較可靠。)而子昂篆極俗惡，繹山畫若鐵石，勢若飛動，而鼎臣篆浮弱無力。後人學右軍，真行草無復有篆分章遺意矣，胎息不同，淳澗自異。

### (乙)點畫不同

右軍曰「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書中」，隸即真書，此係習八分章草後而言，習篆後亦必如此。右軍點畫形狀極多，大概分之不外方、圓、及內方外圓、三種。其最方者，瞻近也。最圓者，快雪也。內方外圓者，蘭亭也。瞻近筆如百鍊之鋼，快雪筆如繞指之柔，蘭亭筆，外如繞指柔，內如百鍊鋼，往往不意中，仍露於外也。後世學右軍，未習方圓筆者無論矣，信本會學方筆，仲溫曾學章草，生平能有一筆如瞻近方重雄強乎。鼎臣曾學石鼓，生平能有一筆如快雪潤圓妙乎。內無分骨，外無篆韻，禿千毫，穿百硯，宜成自家書耳。世人許清臣景度善學右軍，景度殊不足稱。清臣祭姪稿，略有快雪韻味，蓋石軍移秦篆作行草，清臣亦移秦篆作行草故也。希夷魯直輩之圓筆，係從鶴銘等碑入手，無復秦篆遺意矣，似蘭亭者，千餘年無一人。

### (丙)結體不同

古今書體結構，可分兩大階段，商周時尙變化，甲骨鐘鼎，字多不同。石鼓「其」字，廿五各異。及秦已趨一律。漢晉六朝，復尙變化，鴻都石經論語，奇姿異態極多，龔龍顏不第字字不同，一點一畫一轉折，亦必違而不犯。而隋復趨一律。唐代諸賢結字，均尙勻稱。右軍生當晉世，正值尙變之時，故其結體，幾同造物生人，各異其貌。觀其遺之製，各帖均不相同，一帖之中，各字又不相同。蘭亭三百餘字，字字不同，假使是三千餘字，變化十倍於此，未可知也。故學歐虞顏柳各家書，習熟數筆數字，即可得其大概。臨寫蘭亭，學此筆不知彼筆，學此字不知彼字，一字有一字之配合，一筆有一筆之姿態。如另創數字，參入帖中，卽不倫類，因與原有字不能迴互盪漾生趣也。士生後世，與近體字接觸時多，與古體字接觸時少，於

蘭亭指畫結體之由來，尙多未能深悉，而遽言似言及，不亦見卯而求時夜耶。

由此觀之，蘭亭並非不可學，不能學，學之不能似，不能及也，由未得學之道耳。其道為何？

(一) 學右軍之指 右軍論書，或出偽託。過庭兩卷，南宋已亡。其論執筆用筆緩詳者，應推包、康

、兩氏。執宜宗康，用宜宗包，但仍須體驗修正。康執過低，筆鋒難健，臨寫篆草，潛礙殊多，應加高。包論

八法及行駐潤燥等處極精，惟右軍體備方圓，妙出篆分，並須先研究篆分用筆。篆分真用筆不同之點，在下筆

與轉過，方啓下，如匠人運斧斫木。圓衝下，如農夫仙鐵割稻。翻卽反絞，如舞女縮絲。轉須用鋒，篆自書後多是轉管。

如汽車拐彎。方鋒忌扁。方忌將鋒先行搓扁再着紙，致成扁鋒。圓端忌缺。下須圓，翻後毫卽平鋪。翻須完全翻過來，否則卽成扁鋒。轉時管須內向

字的方向。圓下方翻極易，方下圓轉極難，各法操得極熟，柔毫化成健穎，作書之能事畢矣，右軍所關於其父母

者，不過是也。

(二) 學右軍之師 右軍之師，前已述明。惟右軍距今一千五百餘年，當時完壁之複製，今多不可復

見。如：

(1) 秦時六石，相傳均爲通古書，惟之累早已絕迹於人間。碣石僅有王良常臨本，會稽僅有一再翻刻本

，繆山僅有鄒文寶翻刻本，均不足學。然鄒刻之繆山，究屬彼善如此。泰山琅琊，近亦均毀，幸尙有珂羅版本

，但泰山雖有百六十餘字，遺詣頗淺。瑯琊雖臻爐火純青境界，又剝蝕太甚。

(2) 仲則之書無傳，大風歐醜怪惡札，決非曹作，黨懷英祖之，更流爲牛鬼蛇神。南海稱其筆力驚絕，

蓋未解此道者也。

(3) 伯喈之書，僅鴻都石經殘論語較有據，餘皆出自附會。三體石經出土，共有六石，殊寡韻，或謂係邯鄲淳所書之經。

(4) 孟皇書無傳，或謂修孔子廟碑，孔羨書，係梁書，均無據。况孔羨碑，並無佳妙，慎伯稱之，想少見也。

(5) 元常書，唐初尚多，文皇譏其長而逾制，今所傳宣示戎略季直表等帖，均扁體，應非真。

(6) 伯英書，自過江十紙失後已無傳，彙帖所載，均偽造。文舒華岳碑，李嗣真尙譏其無骨，右軍所師決非此。

(7) 茂漪承歷代家傳，又善鍾法，彙帖所載，面貌全失。

如是欲師右軍所師，今已百不存一，但右軍所取法者，篆分與章。補救之方：

(1) 宜學石鼓或少室。石鼓爲秦碑之祖，少室是秦碑之孫，如篆無根柢，仍宜從泰山入手。

(2) 宜學天發，以代仲則。如方筆無根柢，應先從楊大眼入手。

(3) 鴻都殘石經論語，雖存字無多，實妙絕千古，洵足爲學分者築礎。慎伯稱右軍深入中郎，應係指此。

(4) 宜學張猛龍及其碑陰，與雋修羅，以代元常、孟皇、文舒，與茂漪。此二碑雖在右軍之後，但鍾梁張衛真迹即存，或亦不是過也。且此二碑與右軍筆致極相近。

(5) 宜學月儀及史孝山出師頌以代伯英，此是不得而求其次。

以上各種習熟後，即學瞻近快雪，期與右軍接近。然後再臨定武兩刻，並以聖教及褚臨蘭亭作參考，因聖教取用蘭亭字頗多，不同者五，十餘。褚曾親見匡廬真面也。殫其精力，沈以歲月，不但能似，且能及，並能將其中所

無之字，任寫何處，使人一望知出蘭亭，並能晤昭陵所瘞真蹟之神妙，使其重現紙面，並能脫胎換骨，改頭易面，成爲自出機軸之蘭亭。雖然未敢必也。俗傳純陽憐人之貧，點石成金與之，其人不要金，而要點金之指。脫使純陽慨然以指予之，其人用以點石，未必真能成金。然則欲學蘭亭，當須學右軍所以使指者。

余少心儀禊帖，習肥瘦本數月，固筆鋒難驗，苦不入，置之。廿餘年未回顧。抗戰後，本均散失，以淺嘗輒止之幼稚程度，論超凡入聖之無止妙品，自不免管窺蠡測。且自古論書者，主觀均深，此答卽余預爲異日復臨禊帖途徑，當否，敬希 方家指正。

## 書學問題解答

本會因人力未充，書學問題諮詢部，不能即時照原定計劃成立，乃答讀者紛紛函詢，并提出問題商討，除已於接信後隨時個別答復外，茲選其較為重要者，於本刊特闢專欄答復，諒亦讀者所樂知也。

編者識

### 一、問臨摹碑帖求其形似抑求其神似

今人臨古，往往藉口神似，不必形似，其鑒別古蹟，亦往往以離形得意爲高，此等議論，最能貽誤後學。古人硬黃懸搨之法，總總於分秒之間，豈故作此無益之舉哉。孫過庭「擬之者貴似」一語，殆千古不易之言。故唐人臨摹碑帖，未有不先求形似，而後求神似也。米元章，董文敏，嘗立論臨古人書不必形似，此聰明人欺世語，不可以爲訓也。吾人學力既淺，見聞不多，而天資又復平常，求其形似，尙不能，况不形似乎。譬諸臨關亭序，全用白己戈法，亦不用原本行款，則是鈔錄其文，謂之爲「鈔帖」則可，謂之爲「臨古」，則不可。

### 二、問何謂臨摹硬黃懸搨

此爲學習書法四件事，一曰臨，二曰摹，三曰硬黃，四曰懸搨。唐人崇尚書法，其治書有四種，即臨、摹

、硬黃、響搗。隨者，置紙法書之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倣爲之也。摹者，籠紙法書之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也。硬黃者，嫌紙性暗澀，置之熱熨斗之上，以黃蠟塗勻，則瑩澈透明，纖毫畢現，易於作摹書之用也。響搗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盞大，以紙覆帖上，映而取之，欲其透明畢現也。

### 三、問碑榜之書與翰牘之言其學習途徑有無區別

碑榜之書與翰牘之書，是兩條路，本不相紊。董其昌云，余以黃庭樂毅真書放大爲人作榜署書，每懸看輒不佳。文敏不知碑帖是兩條路，而以翰牘爲碑榜者，焉得佳乎。古來書碑者，在漢魏必以隸書。在宋晉六朝必以真書。以行書而書碑者，始於唐太宗之晉祠銘。北宋之碑，尙真行參半，至南朝告敕碑碣，則全用行書，然不可以爲訓也。總之，長箋短翰，擇灑自如，非行書草書不足以盡其妙。大書深刻，端莊得體，非隸書真書，不足以擅其長。

### 四、問學習草書宜採何帖

清梁章鉅謂：「學草書者但一部書譜已足。」蓋言右軍以後無草書，大令（獻之）雖親炙趨庭之訓，已非乃翁神態。顛素以降，奔逸太過。其能斂入規矩，使一波一磔，無不堅正而能合乎右軍尺度者，其惟孫虔禮之書譜。章鉅如此說法，令人信服。今之學習行草者，除書譜外，尙須熟摹淳化閣帖及懷仁聖教序，如此則晉唐人之筆意已備。蘭亭不易學，且不易言。今世所傳唐絹本，褚遂良所臨也。定武本，歐陽詢所臨也。二派已迥不相入，去山陰風規已遠。何況米襄陽，趙吳興所臨蘭亭，仍自成爲米趙之書，餘子更無論矣。

中國書學論文索引 (續)

著者	論 文 名	所載雜誌或書籍
姚華	跋趙仲穆醉翁亭記行書卷	弗堂類稿
姚華	跋宋仲溫急就章墨迹爲卓君庸	弗堂類稿
姚華	跋宋仲溫墨迹張懷瓘論用筆十法爲卓君庸	弗堂類稿
姚華	題智永真草千文	弗堂類稿
姚華	題影本褚臨蘭亭真跡	弗堂類稿
姚華	題汝帖原石本	弗堂類稿
姚華	題識夢英篆書千字文	邃雅堂文集續編
姚文田	跋趙味辛前輩所藏翁覃溪先生札卷後	東溟文集
姚瑩	跋鄧子與詩卷	東溟文集
姚瑩	史忠正公與戚屬書書後	東溟文集
姚瑩	忠毅公家書真迹書後	東溟文集
姚瑩	惜抱先生與管異之書跋	東溟文集
姚瑩	惜抱先生自書詩尾跋	東溟文集

徐乾學  
徐時棟  
徐時棟  
徐時棟  
繆荃孫  
繆荃孫  
繆荃孫  
繆荃孫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題吳梅村先生愛山台上已宴序卷  
跋朱竹垞檢討墨蹟  
跋明陳半湖先生墨蹟  
題王太僕書幅  
題查宮參臨南宮書  
明文文肅公手札後  
黔江帖殘本跋  
唐張旭書肚痛帖梁僧彥書寄邊衣詩跋  
跋張洵甫藏張樗寮書妙法蓮花經墨迹卷  
跋張洵山藏賈秋壑刻閣帖初拓本  
跋張宛鄰先生臨書譜爲仲遠作  
跋王漁洋手書詩稿册  
跋玉版洛神賦十三行拓本  
跋胡扶山藏魯公帖  
跋趙文敏書參同契卷  
跋長樂梁氏藏黃忠端公手札册  
跋長樂梁氏藏忠端公與石田橋公手札册  
跋賈雲樵藏文氏刻孫過庭書譜  
跋楊忠烈公尺牘家書卷

憐園文集  
烟嶼樓文集  
烟嶼樓文集  
烟嶼樓文集  
烟嶼樓文集  
藝風堂文漫存  
藝風堂文續集  
藝風堂文續集  
東洲草堂文集  
東洲草堂文集  
東洲草堂文集  
東洲草堂文集  
東洲草堂文集  
東洲草堂文集  
東洲草堂文集  
東洲草堂文集  
東洲草堂文集  
東洲草堂文集



何紹基

跋李仲雲藏黃忠端公手札册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跋李雲藏虞文靖書訓忠碑記墨蹟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跋李竹朋藏傅青主哭子詩卷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跋陳子鶴藏董香光書詩幅

東洲草堂文集

何紹基

跋陳絳齋藏趙文敏書千文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跋黃山谷書册

東洲草堂文集

何紹基

跋鄧木齋先生書册爲手之作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跋智永千字文拓本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跋魯公帖六種合裝本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跋牛雪樵丈藏智永千字文拓本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跋牛雪樵丈藏米書蜀素卷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跋牛雪樵丈藏宋刻十七帖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跋朱筱漚藏趙文敏書天冠山詩卷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跋魏氏重刻爭坐位帖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跋徐壽衡藏董香光書卷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跋徐壽衡藏董香光臨懷素自敘卷

東洲草堂文鈔

阿紹基

跋樂毅論海字不全集舊拓本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跋僧六舟藏米書老人星賦墨蹟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跋劉文清公書小卷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何紹基

跋蔡嶺香藏張力臣與顧亭十一札卷  
跋舊拓肥本黃庭經  
跋吳子苾藏宋拓臨江帖大令書卷  
跋吳平齋藏魏文靖墨蹟卷  
跋吳平齋藏爭坐位帖宋拓本  
跋吳平齋藏章拙生墨蹟册  
跋國學蘭亭舊拓本  
跋閩縣丁氏文武黃忠端公榕壇問業手稿册  
跋羅六湖藏倪雲林詩草册  
跋崇雨齋藏張文敏公咨底奏稿劄記手書册  
跋崇雨齋藏智永舊拓本  
跋汪孟慈藏汪容甫先生手書卷  
跋汪孟慈藏定武蘭亭舊拓本  
跋梁敬叔藏劉文清公小字册  
跋梁敬叔藏湯文正公與徐俟齋札册  
跋文氏晉雲館刻晉唐小楷  
跋褚臨蘭亭拓本  
跋米襄陽書詩墨卷  
跋宋刻十七帖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跋宋刻蘭亭拓本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跋寶蘭泉藏錢南園先生手札卷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記安刻孫過庭書譜後

東洲草堂文鈔

何紹基

善化黃氏藏先文安公墨蹟書後

東洲草堂文鈔

何焯

蘇東坡宸奎閣帖跋

義門先生集

何焯

董思翁摹爭座位帖跋

義門先生集

何焯

跋法書通釋

義門先生集

何焯

跋淳化法帖考異

義門先生集

何焯

毗陵唐氏宋拓十三行跋

義門先生集

何焯

顏氏所藏淳化帖跋

義門先生集

何焯

唐人雙鈔右軍殘本跋

義門先生集

何焯

祝京兆書跋

義門先生集

何焯

祝京兆書跋

義門先生集

何焯

宋徽宗樓閣帖跋

義門先生集

何焯

題吳道人倚石吟卷

有竹居集

何焯

記家藏方正學遺墨

有竹居集

何焯

汪處士手札跋

有竹居集

何焯

述筆法

經韻樓集

劉毓崧

吳讓之先生小紅橋唱和詩册跋

通義堂文集

鄧毓崧	海外墨緣冊跋尾
劉毓崧	郭光祿手札跋
劉師培	唐張氏墓誌銘釋
俞樾	呂文穆公墨蹟贊
俞樾	沈東江先生手卷記
全祖望	夢英十八體篆文碑跋
全祖望	范廣師式齋墨蹟跋
全祖望	吳興趙文敏公父子兄弟夫婦甥舅墨蹟跋
全祖望	跋王節愍公手蹟
全祖望	跋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
全祖望	跋楊文懿公家訊後
全祖望	跋李昭武先生墨迹
全祖望	跋周鄧山先生墨蹟
全祖望	跋豐考功札
全祖望	跋唐荆川先生與萬鹿園札
全祖望	跋宋高孝兩朝御墨卷
全祖望	馮徵遠手蹟跋
全祖望	高鴻臚夢箕手蹟跋
全祖望	族祖息耘先生詩笺跋

通義堂文集
通義堂文集
國粹學報三卷十二號
春在堂雜文
賓萌外集
鮚琦亭集
鮚琦亭集分編
鮚琦亭集外編
鮚琦亭集外編
鮚琦亭集外編
鮚琦亭集外編
鮚琦亭集外編
鮚琦亭集外編
鮚琦亭集

全祖望

宋婺女倅應傳本記

全祖望

宋紹興學宮禋帖舊本記

錢泰吉

跋穎上黃庭蘭亭玉版十三行合裝冊

錢泰吉

跋趙文敏詩卷

錢泰吉

跋林文忠公父子手札冊

錢泰吉

跋楊孝真所集蘭亭

錢泰吉

跋陳襄鑾所藏何氏蘭亭

錢泰吉

跋秀餐軒帖

錢泰吉

跋自書阿彌陀

錢泰吉

跋自書金剛經心經

錢泰吉

跋英光堂帖

錢泰吉

跋曉庭所藏洛神十三行

錢泰吉

跋忠義堂顏帖

錢泰吉

跋常文烈重刻歐陽小字千文

錢泰吉

跋渤海藏真未斷二體千文

錢泰吉

跋沈曉滄郡佐所藏張楊園先生遺墨冊

錢泰吉

跋新拓大觀帖

錢泰吉

跋新拓孫過庭草書揚痛蜀都賦

錢泰吉

跋快雪堂帖

鮑琦亭集

鮑琦亭集外編

甘泉鄉人稿

甘泉鄉人稿

甘泉鄉人餘稿

甘泉鄉人稿

甘泉鄉人餘稿

甘泉鄉人稿

甘泉鄉人稿

甘泉鄉人稿

甘泉鄉人餘稿

衍石齋記事稿

甘泉鄉人餘稿

甘泉鄉人稿

甘泉鄉人餘稿

甘泉鄉人稿

甘泉鄉人稿

甘泉鄉人稿

錢泰吉  
錢儀吉  
錢泰吉  
錢泰吉  
錢泰吉  
錢泰吉  
錢泰吉  
錢泰吉  
錢大昕  
錢大昕  
錢大昕  
錢大昕  
錢大昕  
錢大昕  
錢大昕  
錢大昕  
錢大昕  
錢大昕

題馬童子爲蔣拜丹篆大富貴亦壽考六字  
方顏（彥）聞隸贊  
文端公所藏玉枕蘭亭拓本跋  
文端公自錄詩卷跋  
文端公錄耕織圖詩跋  
文端公臨蘭亭卷後付臨一通跋  
爲金岱峯跋桂未谷隸書屏幅  
跋張晉江札  
跋王荆公札  
跋王濟之墨蹟  
跋袁胥台父子家書  
跋楊忠愍手書贈應養虛册子  
跋楊忠愍公獄中與鄭端簡手簡  
跋陳文貞公詩卷  
跋黃陶庵札  
跋朱文公帖  
跋錢功父書後赤壁賦  
跋藝圃搜奇

甘泉鄉人餘稿  
衍石齋記事續稿  
甘泉鄉人稿  
甘泉鄉人稿  
甘泉鄉人稿  
甘泉鄉人稿  
甘泉鄉人稿  
甘泉鄉人稿  
潛研堂文集  
潛研堂文集  
潛研堂文集  
潛研堂文集  
潛研堂文集  
潛研堂文集  
潛研堂文集  
潛研堂文集  
潛研堂文集  
潛研堂文集







錢謙益

藝林彙序

錢謙益

吳漁山臨宋元人縮本題跋

錢謙益

跋雲浪書黃庭經

錢謙益

跋雲浪師書黃庭後

錢謙益

跋血書華嚴經後

錢謙益

跋董玄宰書少陵詩卷

錢謙益

跋董玄宰與馮開文尺牘

錢謙益

跋柴柏大師手札

錢謙益

跋沈石田手鈔吟牕小會前卷

錢謙益

跋顏魯公自書語

錢謙益

跋顏魯公語

錢謙益

題尹子求臨魏晉人名帖

錢謙益

題王司馬手簡

錢謙益

題王文肅公南宮墨卷

錢謙益

題楷書千字

錢謙益

題詹希元楷書千文

錢謙益

題董玄宰書谷題跋

錢謙益

題董玄宰尺牘

錢謙益

題懷跋草卷

牧齋有學集

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

錢謙益  
翁同龢  
翁同龢  
翁同龢  
翁同龢  
翁同龢  
翁同龢  
翁同龢  
翁同龢  
翁同龢  
翁同龢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遼法師書論序贊  
跋定武蘭亭覆本  
題東谷尊人遺墨  
題頌閣尚書藏乙瑛碑舊拓  
史晨二碑爲張弁羣題  
史晨後碑  
史晨前碑  
連聽肅鋼筆臨華山張遷巽寶子碑  
道因碑跋  
江陰孔君刻石  
梁山舟碑版異文錄跋  
詒晉齋書跋  
顏家廟碑跋  
宋拓度人等經跋  
董書求忠祠記後跋  
吳氏書畫記序  
跋二沈學士書卷  
跋元劉元師碑  
跋羣玉堂刻石曼卿帖

牧齋有學集  
瓶齋叢稿  
瓶齋叢稿  
瓶齋叢稿  
瓶齋叢稿  
瓶齋叢稿  
瓶齋叢稿  
瓶齋叢稿  
瓶齋叢稿  
瓶齋叢稿  
瓶齋叢稿  
瓶齋叢稿  
瓶齋叢稿  
瓶齋叢稿  
瓶齋叢稿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跋王文恪主一齋詩墨蹟後  
跋左忠毅自書詩卷  
跋大觀帖  
跋南宋本樂毅論二種  
跋趙十札  
跋趙文敏飛英塔詩墨蹟  
跋揚州汪氏所藏祭姪帖  
跋孫退谷知止閣帖  
跋孫文介本十三行  
跋長洲宋忠烈公硃卷  
跋聶大年墨蹟卷  
跋東坡書金剛經  
跋東坡詩稿  
跋桐城吳氏所藏史忠正公手札卷  
跋楊忠愍公手迹  
跋楊忠愍公墨蹟卷  
跋楊忠節手蹟  
跋杭本十三行  
跋李莊簡墨迹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陸儼山書放翁詩卷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陸清獻手札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陸文裕秋興詩卷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陳伯恭所收張樸園大觀帖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昔緣帖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黃書太白詩卷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黃石齋先生隸書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黃石齋墨蹟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黃松石書集古研銘

復初齋集外文

翁方綱

跋周樸元手書與黎媿曾詩卷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周忠介手稿冊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程松園藏宋楊蘭亭

復初齋集外文

翁方綱

跋程易疇臨董書王氏御書樓記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秋史所藏趙書歐詩冊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徐俟齋手札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絳帖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何義門校銷夏記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代州馮氏所藏淳化帖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任居謀書卷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翁方綱

跋倪侍郎所藏宋高宗賜岳鄂王墨勅卷  
跋劉孟偉刻蘭亭序  
跋俞紫芝臨楮州陰符經  
跋盧忠肅公手札  
跋盧忠肅公手迹  
跋蕭府閣帖初榻本  
跋蘇書別功甫帖  
跋董書杜詩卷  
跋董書文賦  
跋董尺牘  
跋董文敏書  
跋董文敏自書詩卷  
跋董文敏論書帖  
跋慈谿姜氏蘭亭  
跋草千文  
跋蘭亭領字以山本二首  
跋英光帖  
跋英光堂殘帖  
跋善原曹侍郎所收趙子固落水蘭亭卷其一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集外文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集外文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齊原曹侍郎所收趙子固落水蘭亭卷(其二)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芝山所藏祝書卷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國學蘭亭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山歸德沈文端家書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明賢小楷卷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史閣部詩跋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墨池堂帖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山谷手錄雜事墨迹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汪文端公細楷尚書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江秋史所藏元人墨蹟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江氏家藏宋元文札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澄清堂殘帖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漁洋手柬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汝帖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淳化閣帖第九卷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淳熙條內司帖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文雪山墨蹟卷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率更千文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董文敏尺牘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跋諸城劉文正公手記  
翁方綱 跋唐臨晉帖  
翁方綱 跋褚臨蘭亭  
翁方綱 跋諸臨蘭亭王文惠本  
翁方綱 跋祝枝山書  
翁方綱 跋祝枝山成趣園記  
翁方綱 跋祝枝山懷知詩  
翁方綱 跋神龍蘭亭  
翁方綱 跋米書多景樓詩  
翁方綱 跋米野航手柬  
翁方綱 跋寶賢堂帖  
翁方綱 跋定武蘭亭  
翁方綱 跋宋摺大觀帖  
翁方綱 跋宋摺絕交書  
翁方綱 跋宋摺蘭亭  
翁方綱 跋宋高宗手勅卷  
翁方綱 跋宜興盧忠肅公手蹟  
翁方綱 景忠壯公墨蹟跋  
翁方綱 題吳沈詩草合卷後

復初齋集外文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集外文  
復初齋集外文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集外文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集外文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集外文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集外文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記偽絲帖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唐楷晉法表序

復初齋集外文

盧文弨

跋梅二如所藏徐夔州墨蹟

抱經堂文集

盧文弨

跋江曹氏所藏淳化閣帖書後

抱經堂文集

盧文弨

題劉烈母詩卷後

抱經堂文集

盧文弨

題茅鹿門示子卷後

抱經堂文集

盧文弨

海剛峯墨迹後

抱經堂文集

蕭穆

跋孫徵君江村年譜序墨蹟

敬孚類稿

蕭穆

跋林文忠公與周介堂太守手札

敬孚類稿

蕭穆

跋徐相國元文感蝗賦卷子

敬孚類稿

蕭穆

跋舊本左忠毅公尺牘

敬孚類稿

蕭穆

跋冒巢民徵君庚午秋菊飲倡和詩冒稿卷子

敬孚類稿

蕭穆

跋海峯先生與姚翁手札

敬孚類稿

蕭穆

跋沈文肅公夫人林氏與尊義鎮饒公書

敬孚類稿

蕭穆

跋望溪先生與劉副憲手札

敬孚類稿

蕭穆

四跋徐立齋相國感蝗賦卷子

敬孚類稿

葉昌燾

記山東齋庫所藏乾隆內府書畫

奇觚廬文集

葉昌燾

跋蒼介春摹刻澄清堂殘帖

奇觚廬文集

葉昌燾

題王桂樵先生遺墨冊

奇觚廬文集

葉昌熾 題汪星台家藏經訓堂法帖後  
 蘇伯衡 跋文山先生澆墨  
 萬斯同 跋鍾繇用筆說  
 萬斯同 題解縉書學傳授譜  
 萬斯同 題宣和書譜  
 萬斯同 記淳化閣帖原始  
 蔣士銓 跋文衡山書後  
 蔣士銓 雜跋李書樓墨刻各帖  
 吳德旋 跋呂月滄所藏爭坐位帖後  
 吳偉業 跋王文肅公閣牘  
 吳昌綬 題傅雨農摹李眉生書蹟  
 吳汝綸 跋所書柳子厚詩  
 吳汝綸 跋蔣湘帆尺牘  
 吳汝綸 題馬通白所藏張廉卿尺牘冊子  
 吳汝綸 題彭孝女冊子  
 吳汝綸 題葉氏家誠詩冊子  
 吳汝綸 題董文敏選錄史記真蹟  
 吳汝綸 題深澤王琴航遺令冊子  
 吳榮光 虞伯生書劉元師神道碑跋

奇觚廬文集  
 文山先生集  
 羣書疑辨  
 羣書疑辨  
 羣書疑辨  
 羣書疑辨  
 忠雅堂文集  
 忠雅堂文集  
 初月樓文續鈔  
 梅村家藏稿文集  
 松鄰遺集  
 桐城吳先生文集  
 桐城吳先生文集  
 桐城吳先生文集  
 桐城吳先生文集  
 桐城吳先生文集  
 桐城吳先生文集  
 桐城吳先生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

吳榮光 葉東卿志說郎中所藏鳳墅堂帖跋

吳榮光 跋王雅宜臨模晉唐各帖

吳榮光 跋王荆公書天童山溪山詩墨蹟

吳榮光 跋趙仲穆書洛神賦真蹟

吳榮光 跋黃石齋先生自書詩

吳榮光 跋蘭亭學蘭亭敘樂毅論

吳榮光 跋方望溪苞鸚剛烈容安與陳文肅燬手札卷

吳榮光 跋文待詔自書詩冊

吳榮光 跋論坐帖

吳榮光 跋龔子敬自書詩卷

吳榮光 明陳白沙桃源詩草卷後

吳榮光 明金赤松詩卷跋

吳榮光 題舒嘯閣集李北海歐陽率更書後

吳榮光 帖鏡自敘

吳榮光 唐貞觀人書藏經跋

吳榮光 宋王逸老千文冊跋

吳榮光 宋拓淳化閣帖第四卷跋

吳榮光 盧忠肅公遺墨跋

吳榮光 蘇尹論新得右軍傳十帖後

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

愚谷文存續編

愚谷文存

吳 箴	董文敏書王 <sub>世</sub> 趙儒人墓誌銘跋
吳 箴	明楊忠 <sub>政</sub> 獄中與鄒端簡手書後
畢 亨	跋孫氏平津館藏淳化閣帖
羅正鈞	題王湘琦先生送黎文肅之漕督詩卷
馮桂芬	跋夏秋田卷後
馮登府	唐摹蘭亭跋
馮登府	宋拓十三行跋
馮 煦	安吳書譜上下篇
馮 景	題懷素小草千文
馮 浩	跋顏魯公祭姪丈及諸帖殘本
馮 浩	跋蔣拙存書蹟
凌廷堪	族曾祖蒼舒先生手札跋
汪 琬	跋王成中手簡
汪 琬	跋周氏血書貼黃冊
汪 琬	跋衡山手蹟
汪 琬	跋茅鹿門手迹
汪 琬	跋宋其武遺迹
汪士鐸	跋汪紀君遺墨拓本
汪士鐸	唐魯泉先生題後

愚谷文存	愚谷文存
九水山房文集	九水山房文集
劬齋文稿四編	劬齋文稿四編
顯志堂稿	顯志堂稿
石經閣文集	石經閣文集
石經閣文集	石經閣文集
蒿齋類稿	蒿齋類稿
解春集文鈔	解春集文鈔
孟亭居士文稿	孟亭居士文稿
孟亭居士文稿	孟亭居士文稿
校禮堂文集	校禮堂文集
堯峯文鈔	堯峯文鈔
堯峯文鈔	堯峯文鈔
堯峯文鈔	堯峯文鈔
堯峯文鈔	堯峯文鈔
汪梅村先生集	汪梅村先生集
汪梅村先生集	汪梅村先生集

汪 中

懷素草書千字文跋尾

法式善

蕭玉亭師館課詩遺墨跋

法式善

蔣湘帆臨西涯詩帖跋

法式善

鄂剛烈遺墨跋

法式善

汪雲壑江秋史程蘭翹遺墨合册跋

法式善

新城陳孝廉遺墨跋

潘弈僂

題張魏公書後

潘弈僂

題劉穆父書顏魯公書後

潘弈僂

題饒介之卷

湯金釗

為葉鳳梧住持題崇真宮祖德卷後

沈登瀛

跋叢山先生手札

沈登瀛

跋王曉菴潘稼堂兩先生墨蹟

方 苞

跋莊方壺先生家書册後

方 朔

跋石齋黃公手札

方宗誠

為陶敘淵廣文題完白山人四體畫册

方宗誠

跋王琴航觀察家書後

方宗誠

跋鄧完白山人篆勢拓本

方宗誠

跋游子岱太守手書册頁後

方宗誠

跋方望溪先生墨迹後

述學別錄

存素堂文集

存素堂文集

存素堂文集

存素堂文集

存素堂文集

三松堂集

三松堂集

三松堂集

寸心知室文存

深柳堂文集

深柳堂文集

望溪先生文集

枕經堂文鈔

柏堂集後編

柏堂集後編

柏堂集後編

柏堂集後編

柏堂集後編

方宗誠	河內李文清公說帖手稿跋
方宗誠	記戲鴻堂帖殘石搨本後
高均儒	跋論坐帖
謝章铤	跋昌黎所書鸚鵡賦後
謝章铤	記與李綱齋教授論徐乃秋分巡詩卷
施補華	題樊榭老人自書詩冊
郭嵩燾	跋李果仙所藏褚書蘭亭
郭嵩燾	跋僧寄凡集方外帖
龍文彬	跋李愚亭學博春帖遺墨
龍啓端	跋長沙黃虎癡先生所藏顏帖後
龍啓端	跋楊椒山先生所書蘭亭卷子
龔景瀚	許埭村先生墨蹟跋
顧千里	跋徐侯齋與楊潛夫札子
顧千里	題清河書畫舫後
唐仲冕	題陸朗夫中丞手書後
唐鑑	題劉忠介公與陶石梁書後
姜宸英	題汪容甫先生書諸葛武侯誠子書後
姜宸英	跋家藏唐石蘭亭序
姜宸英	臨聖教序跋後

柏堂集後編
柏堂集後編
續東軒遺集
賭棋山莊餘集
賭棋山莊餘集
澤雅堂文集
養知書屋文集
養知書屋文集
永懷堂文鈔
經德堂文集
經德堂文集
澹景蹟文鈔
思適齋集
思適齋集
陶山文錄
唐確慎公集
唐確慎公集
洪園未定稿
洪園藏稿

姜宸英

臨鐘太傅四表跋後

滿園未定稿

鄭珍

跋張遷碑

巢經巢文集（清代學術叢書）

鄭珍

跋小王洛神十三行拓本

巢經巢文集

鄭珍

跋文待詔赤壁賦

巢經巢文集

宋 華

方正學楷書千字文贊

巢經巢文集

宋 華

跋黃石齋先生楷書近體詩

西陂類稿

宋 華

跋朱文公書杜詩卷

西陂類稿

宋 華

跋侯氏家藏雜帖

西陂類稿

宋 華

跋范文肅致入關諸王啓

西陂類稿

宋 華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卷

西陂類稿

宋 華

跋羅珂雪臨大帖

西陂類稿

宋 華

跋宋楊蘭亭三種

西陂類稿

宋 華

跋宋儒遺墨卷

西陂類稿

宋 華

跋懷素小草千文

西陂類稿

惲敬

題陳子文比部臨東坡寒食詩及山谷跋  
記蘇州本淳化帖

西陂類稿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

（五）以下民國

著者  
馬衡  
天衡  
馬衡  
于非  
張皇  
張龍炎  
張永年  
張宗祥  
張宗祥  
王東培  
王重民  
王重民  
王維彰  
石廬  
夏甲旦  
夏甲旦  
賀昌羣

論  
文

名

關於鑒別書畫的問題  
漢司空表做碑跋  
實用的習字教授  
論中國之筆與文字  
草書學說  
說「筆意」與「筆勢」  
由六書的條例推論漢字的演變  
臨池隨筆  
論書絕句  
昭通漢碑考  
蒼頡篇輯本述評  
道德經碑幢刻石考  
中國文字之起源  
記瑯琊臺秦刻石東面釋文  
淳化閣帖  
宋仲溫藏定武蘭亭考  
流沙墜簡校正

中國書學論文索引

所載雜誌或書籍

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

北大國學週刊二期

教育雜誌七卷十二期

湖社月刊五十一期至五十六期

人間世二七期

金聲一卷一期

青年文化二卷六期

正中校刊卅二期

書學第一期

書學第二期

書學第一期

輔仁學誌四卷一期

東方雜誌二十三卷十四號

青年文化二卷四期

藝觀六期

北平晨報藝園廿四年十二月九日

北平晨報藝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八卷五期

一一三



戴季陶

跋趙松雪行書心經墨寶

麥華三

嶺南書法叢澤

胡光煒

中國書學史緒論

歐陽竟無

龔秋禮元明以來書法評傳墨蹟大觀跋

趙榮光

漢字筆順的研究

孟壽椿

美國發現中國象形文字紀實

楊玉亭

中國原始文字略考

李淑

吳氏散氏盤釋文補正

李宗蓮

襄岷精舍金石跋

陸懋德

甲骨文之歷史及其價值

陸懋德

由甲骨文考見商代之文化

陳天錫

顏魯公碑帖目

黃羣

峴嶼禹碑譯文合書經禹貢解

黃節

漢碑用文義正

黃仲琴

峴嶼碑

黃仲琴

唐碑提要

書學第一期

載《廣東文物》一書中

學燈滄版二七、二八期（廿七年十二月四日、十一日）

書學第一期

中華教育界廿二卷九、十期

現代學生三卷三號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山西會分月刊一卷十期

國學叢刊一卷一號

國粹報六卷十一、十二號

晨報副鐫十二年十二月份

清華學報四卷二號

書學第一期

船山學報六期

國粹學報三卷三至六號

中山大學語歷研究所週刊十八期

中山大學圖書館週刊

一卷二至六號三卷一號

黃希傑  
黃永鎮  
靳志  
翟潤之  
朱錦江  
姚大榮  
姚大榮  
姚大榮  
姚徵元  
何植三  
馬衡  
傅華  
儲皖峯  
邱鴻  
劉季洪  
俞子夷  
余嘉錫  
余永梁

小學國語科書法教學法

中國原始文字考

善章草王魯生死葬牛首記

鄭道昭摩崖石刻歷訪記

冰廬論書

論米芾前卒不及與修宣和書

論宣和書畫譜均出徽宗御撰

禊帖疑妄記

唐蕃會盟碑跋

關於河南沁陽九十人造象碑之通訊

漢西嶽華山廟碑商邱本流傳始末記

水經注碑錄附考

中國文字之起源

中國書學教育問題

關於書法科學習心理

漢池陽令張君殘碑跋

記散氏盤

教育雜誌十八卷三期

東方雜誌卅一卷十九號

書學第二期

坦途六號

書學第一期

中國學報(民元)第一期

中國學報(民元)第二期

惜道味齋集

燕京學報十五期

北大國學月刊一卷一號

國粹學報七卷八號

國學月報二卷五、六號

江漢思潮三卷六期

書學第一期

教育雜誌十八卷七期

輔仁學誌四卷二期

中山大學語歷研究所  
週刊一卷五號

卓君庸

葛康素

藍文徵

羅振玉

羅振玉

羅振玉

羅振玉

羅福成

黨玉峯

潘伯應

潘 菽

沈士遠

梁啓超

梁啓超

梁啓超

梁啓超

梁啓超

梁啓超

梁啓超

章草之研究

跋陳仲甫獨秀先生藏前漢碑

米襄陽姓氏辨

甲季堂帖跋

江村書畫目跋

澄清堂帖跋

高麗好大王碑釋文

宴召金源國書碑考

臨池瑣言

題十七帖

略論書畫同源

跋陳伯稼先生顏魯公碑帖目

跋周印昆藏左文襄書牘

跋楮褉序

湛甘泉自書詩軸

謝里父自書詩軸

龔孝拱書楮額

宋拓爭坐位帖

宋刻禊帖跋

大公報藝術週刊五號

書學第二期

書學第二期

雲窗漫稿

松翁近稿

雲窗漫稿

國粹學報四卷十號

國學季刊一卷四號

書學第二期

書學第一期

時事新報學燈 期

書學第一期

飲冰室文集

飲冰室文集

飲冰室文集

飲冰室文集

飲冰室文集

飲冰室文集

飲冰室文集

商承祚

章炳麟

許嘯唐

鄭岳

鄭文焯

李夢

怡生

說篆

論散氏盤書二札

海州美術書目志

永字九法論

漢魏六朝碑額紀例

夢窗論書法

遼陵契丹文碑刻

遼彭城郡王劉公墓誌銘並跋

書學第一期

國學叢刊一卷一號

國粹學報四卷一號

書學第一期

國粹學報四卷四號

坦途二卷至十一期

北平晨報藝圃

歷史叢刊一卷三期

## 中國書學研究會近訊

本會三十三年一月至七月之工作，已於本刊第三期撮要報告。茲將七月以後半年來已經進行及亟待進行之工作，略述如下：

### 甲、已經進行之工作

- 一、刊行書學雜誌 本會所編書學雜誌半年刊，過去三期，雖能按期出版，但以時值抗戰，印刷困難，難求精善，且集稿長於後方少數省份，執筆專家學者亦受區域限制，不能廣博徵求佳作，尤以爲憾。
- 二、聘請書學雜誌編輯指導委員 本會編印書學雜誌，在國內係屬創舉，勉出三期，缺點孔多。乃蒙國內外學者紛紛賜函贊許，本會益感責任艱鉅，因於本年七月成立書學雜誌社，由沈子善先生任社長兼總編輯，負一切編輯印刷發行之總責，并聘請國內書家學者多人担任編輯指導委員，藉此可以謀雜誌之指導與改進。指導委員計有（以姓氏筆劃多少爲序）：王東培、李精保、向復庵、朱君毅、朱澐、沈尹默、李心止、吳稚暉、吳南軒、吳俊升、余井塘、汪典存、汪東、宗白華、柯璜、胡小石、洪蘭友、卞陸東、柳翼謀、梁塞操、梁實秋、高亨、馬衡、馬客談、陳藹士、陳立夫、陳布雷、陳可忠、許世英、商衍濬、商承祚、章柳泉、張溥泉、張道藩、張宗祥、張秉三、彭醇士、程滄波、趙光祖、曾履川、楊仲子、楊家駱、葉溯中、靳志、趙述庭、潘公展、潘世鷹、鄭鶴聲、鄭曼青、劉季洪、蔣復聰、盧前、藍文徵、戴季陶、蕭一山、蕭孝嶸、顧毓琇、顧樹森、顧頡剛、龔秋縷、鄺衡叔等六十一位先生。

三、募集書學雜誌基金 書學雜誌，出版三期，除教育部每期津貼三千元外，其他行政及學術機關概無補助，所有開支，完全由社長沈子善先生私人籌措，勉力撐持，至感困難。最近半年始注意於基金之募集，計發動下列二事：

1. 沈子善鬻書捐助 書學雜誌為沈子善先生一手所創，視如生命，卅三年七月登報公告鬻書，將以所得充作雜誌基金。更以所作書法百件，於十一月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在北碚舉行展覽，幸賴當地社會人士之贊助，將全部作品定購一空，共售三十四萬元，除去紙張工及交際等費外，賸餘二十萬元，沈先生慨然以全數捐充書學雜誌基金。

2. 鄧衡叔鬻書捐助 書學雜誌指導委員鄧衡叔先生，現任浙江大學教授，響應沈子善先生鬻書捐助書學雜誌之舉，特訂直例鬻書百件，以所得全部捐助書學雜誌。

四、書學雜誌徵求基本訂戶 書學出版三期，雖印數逐漸增加，而供求尙難相應，致使遠道讀者往往有向隅之嘆，本會為普及書學興趣擴大研究範圍起見，特自三十三年十月一日至三十四年一月底止徵求基本訂戶壹萬戶，在重慶、成都、昆明、貴陽、西安、蘭州，等地日報刊登廣告，并承各該地中國銀行予以協助免費代收代匯訂費。

五、編印中小學學生寫字範本 本會沈子善先生主編之中小學學生寫字範本，共計兩套，均係依照教育部課程標準編製，幾經修訂，業已完成，除以一套呈送教育部備案外，另一套為小學學生寫字範本，已交大東書局印刷，預計三十四年二月可以出版，其內容極合教育原理又便兒童應用，其編輯旨趣及研究經過，可參考本期沈子善先生所著「小學寫字範本之研究與編輯」一文。

六、校訂書學論文索引 本會所編中國書學論文索引，歷時三年始將初稿完成，近復經書家學者詳加校訂，俟騰清後即可付印。

七、校訂書學專著索引 本會經兩年之搜集研究，所編成之「中國書學專著索引初編」，現經整理校訂已成定稿，俟騰清後即可付印。

八、解答書學問題 本會函授部雖未設立，但各地愛好書學研究之同志，凡有問題提出向本會諮詢者，本會均一一答復，並將重要之問題選登書學雜誌。

九、研究小學寫字教材教法 本會為改進小學寫字教材教法，曾約請對於書法有研究之小學教育專家，從事實驗研究，現研究工作已告結束，報告亦已撰成，擬再加校訂即可付印。

十、整理書學史料 本會所整理之書學史料，仍本原定計劃進行，俟有成就，再行編印。

## 乙、最近擬進行之工作

一、確定研究專題 本會已約請專家擔任書學專題研究，其最重要者如蕭孝嶸先生之書法學習心理之實驗，朱錦江先生墨之研究，沈子善先生之歷代書家攷略，筆之研究等。

二、選印優良字帖 抗戰以來，坊間缺乏優良字帖，本會早有選印優良字帖之計劃，愛好書學之同志亦時時以此事相詢問，祇以照相製版無法解決，故遲遲不能實現計劃，深抱不安。最近半年擬先用錄版銅版選印字帖一二種，作一嘗試。

三、再版第一期書學 本會於三十二年七月創刊第一期書學時，因經費困難，故所印數量不多，惟自第二期第三期出版以後，各地讀者紛紛來函求補一期，本會為酬答讀者愛護本刊盛意起見，擬估計印數設法再版。惟本會經費困難，敬請欲補一期諸同志先行賜函登記，俟數量確定，估計印費後，再登報公告收款付印。

## 通訊

### 與沈子善論書函

(一)

張之江

子善先生有道。昨承賜贈書學第二期。拜讀大著。深佩先生提倡書法之熱忱。關係固有文化藝術之發揚光大。誠非淺鮮。弟於此道雖無研究。然對之亦酷好成癖。承贈之刊物。僅為第二期。尙有第一期。無從求得。深以未能窺得全豹為憾。先生處如有第一期能再惠賜一份。則感激之情。匪可言喻。並希無以貪得無厭見責是幸。近人徐謙先生書法冠絕一世。弟處藏有徐先生親筆遺著筆法探微一書。論字學極爲精到。未審尊處已否得有此本。如未得有此本。擬將其原文抄錄刊載於書學刊物上。以供諸同好。此書先生如欲得一閱。弟即可送上。藉供展覽。專此並頌道安。弟張之江拜啓。

(二)

靳志

子善吾兄左右。書學第二第三兩期先後奉到。第三期前此確未收到。第二期已爲友人擱去。前函謂未收到



者誤也。三期中名著甚多。可備插架。甚欣感。茲抄送舊作用備四期採擇。內有土情鐵老人遺墨一紙。似可用。鈔版模登卷首。以志甚願保此手墨。如能不損壞賜還最所欣。今春曾赴北永參加成組之會。匆遽未及會謁。甚歉。竹裏山水幽。曾有紀游詩十餘首。倘山無不棄。再續前。借圖良晤。歧丁望之矣。專謝順頌。謹  
• 請新志輯片 •

半截碑即大雅集石軍書。爲大將軍吳文立碑者。明神宗末始出土。石已斷截。世人誤呼爲薦福碑。薦福乃  
• 事更書。與此不相涉。有王儀不與地碑記目考。嗣嗣似實有也。謂萬歷間土文學。遊西安府中見之  
• 函請郡守移借類宮。除積鐵老人外。此拓曾經羅氏。前季剛都次公題跋。殆海內孤本矣。志附識。

## 編後記

本刊出版三期，雖時值抗戰，編印未能完善，幸蒙海內學界賜佳作，遠近讀者時加指示，其愛護本刊之盛意至可感。本刊編者惟有努力將事以期無負於諸君子之雅望。

本刊編者學力有限，時虞阻越，特敦請國內書學名手王東培先生等五十八人擔任指導委員，承諸先生不棄，予担任，共謀倡導書學之使命，本刊同人至感欣幸。

本刊指導委員王仙華先生對於本刊愛護備至，本刊創印之始，先生曾親臨社所與編者暢談提倡書學之重要，書學雜誌體例，獲益良多。先生精小篆，曾允為本刊撰篆方法一文，乃不幸先生於十二月日物故，佳章未覩，哲人長逝，實不勝悵惘也。

編者誌

# 書學第三期勘誤表

二六	二四	二〇	一九	一六	一五	一五	一七	二二	二	二	頁		
一〇	三	十二	十三	十三	九	十五	十三	十一	八	七	行		
須	殺	規	設	織	絲	的	召	說	長	趣	儲	誤	
顏	股	硯	宴	一	識	條	妙	句	吒	夏	越	楮	正

一五六	一五六	一五五	一四三	一四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五八	四四	三四	二六	二六	頁
九	八	八	一	七	八	三	十一	八	二	十四	十二	行
日	鏞	與	膠	等	帥	草	選	容	口	淳	羅	誤
日	鏞	與	膠	師	筆	造	客			淳	羅	正

# 書學雜誌徵稿簡則

- 一、本刊以闡揚中國書學，推進書學教育為宗旨。
- 二、本刊徵稿範圍暫定如下：甲、中國文字之研究與整理。乙、中國文字起源與變遷之研究。丙、中國書法之研究。丁、中國歷代書家之介紹與研究。戊、前賢墨蹟碑版拓片之攷證與研究。己、中國書法標準之研究。庚、中國書學教育推進之方案。辛、中國書學教育之實驗報告。壬、中國書法應用工具之考證與研究。癸、外國人士對於中國書法研究之消息與實況。
- 三、來稿須用方格稿紙繕寫清楚并加句讀，每篇以不逾一萬字為準，特約稿不限。
- 四、不合用之稿，如附足郵票，當即寄還。
- 五、來稿請註明投稿人姓名及通訊地址，稿上署名由撰稿人自定。
- 六、來稿經刊載後，暫以本刊為酬。
- 七、來稿如認為有刪改之必要時，當將原稿寄還，請撰稿人自行刪改。
- 八、來稿請掛號寄四川北碚蔡鐸路五十一號中國書學研究會。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出版

## 書學 第四期

每冊實價二百五十元

(外埠酌加運匯費)

編輯者 中國書學研究會

北碚蔡鐸路五十一號

主編者

商承祚 沈子善 朱錦江

發行人

王君一

總發行所 文信書局

重慶保安路一七〇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重慶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西安南院門

